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卮林卷六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 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 湘

騰錄舉人臣范光謙

欽定四庫全書

八
卮林卷六

明 周嬰 撰

廣陳

青雲

宋人登科詩用青雲字楊用脩以為誤歷引古事駁之其云史記曰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好學附驥尾而行益顯閭巷之人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烏能施于後世哉青雲之士謂聖

賢立言傳世者孔子是也附青雲則伯夷顏回是也
後世謂登仕路為青雲謬矣試引數條證之京房易
占青雲所覆其下有賢人隱績逸民傳嵇康早有青
雲之志南史陶弘景年十四五歲見葛洪方書便有
養生之志曰仰青雲覩白日不為遠矣梁孔稚圭隱
居多構山泉衡陽王鈞往遊之穉圭曰殿下處朱門遊
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鈞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滄海
形入紫闥而志在青雲又袁彖贈處士庾易詩曰白

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阮籍詩抗身
青雲中網羅孰能施李太白詩獵客張兔置不能掛
龍虎所以青雲人高歌在巖戶合而觀之青雲豈仕
進之謂乎王勃文窮且益堅不墜青雲之志即論語
視富貴如浮雲之旨若窮而常有覬覦富貴之心則
鄙夫而已矣自宋人用青雲字于登科之詩遂誤至
今不改

陳晦伯以青雲為貴仕正楊云史記須賈見范雎頓

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于青雲之上揚雄解
嘲云當塗者升青雲失路者委溝渠宋書劉瑀荅何
偃云一蹶直造青雲何至與駑馬爭路晉書載記史
臣曰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騫鴻乘
機豹變五部高嘯一旦推雄南史齊衡陽王鈞與會
稽孔珪問荅云云見衡陽王道度傳非梁也唐僧廣
宣寄賀王起放第二榜詩便致青雲領貢賓

廣之曰青雲蓋有數解二公之爭所謂人知其一耳按

琴操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作九州伍長乎故
胡廣作法喬卿碑曰超越青雲之上德踰巢許之右孫
綽徐君頌曰仰先生之道豈無青雲之懷孫盛何夔論
曰高尚之士抗心青雲之表王康琚反招隱詩放神青
雲外絕迹窮山裏謝靈運石門詩共登青雲梯還舊園
詩托身青雲上栖巖挹飛泉吳均詩山中自有宅桂樹
籠青雲江淹學騷曰摘江岷之素草窺海岫之青雲杜
甫別董顛詩當念著白絹采薇青雲端北征云青雲動

高興幽事亦可悅寄李白云白日來深殿青雲滿後塵
未負幽棲志兼全寵辱身韓愈送惠師云日携青雲客
探勝窮岯濱此高逸也

八公操超騰青雲蹈梁甫兮神仙傳彭祖曰仙人或化
為鳥獸游浮青雲揚雄甘泉賦吸青雲之流霞楚辭曰
載青雲兮上升郭璞遊仙詩尋我青雲友永與時人絕
江淹擬之曰偃蹇尋青雲隱淪駐精魄劉孝標升天行
欲訪青雲侶正值丹丘人王筠詩日軒若回駕相待青

雲際真誥保命君吟曰朝霞煥晨井九蓋傾青雲常建
仙谷遇毛女詩祈君青雲秘願謁黃仙翁此遊仙也

有以神襟言者陸景典語曰清氣標于青雲之上顧榮
謂中宗曰賀生沉潛青雲之士顏延之五君詠曰仲容
青雲器實稟生民秀注曰青雲猶高遠也劉璣訟建平
王書墨翟夷叔李牧陳蕃皆身棲青雲之上而困塵泥
之裏裴松之魏志論曰張子房青雲之士非陳平倫北
山移文度白雪以方潔于青雲而直上江海作袁炳傳

曰炳與余青雲之交非直啣杯酒而已常景讚王子淵
曰王子挺秀質逸氣干青雲周徐謙短歌行意氣青雲
裏爽朗烟霞外北齊書沙門道研蘇瓊每見談問玄理
研謂弟子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間何由得論地
上事此類是也

有以氣勢言者說苑侯生謂始皇曰陛下之意方乘青
雲飄搖于文章之觀自賢自健上侮五帝下凌三王傅
子曰劉陶曾爽時為選部郎鄧颺之徒稱為伊呂當此

之時其人意凌青雲淮南兵畧訓氣厲青雲疾如馳騫
晉鼓吹曲將如闕虎氣凌青雲此類是也

有極無意義者九歌青雲衣兮白霓裳鬼谷遺蘓秦張
儀書曰嵩岱之松栢上枝干乎青雲子虛賦其山上干
青雲羽獵賦青雲為紛虹蜺為縲淮南子魏闕之高上
際青雲靈光殿賦隆岵乎青雲宋玉笛賦激叫入青
雲曹植雜詩悲嘯入青雲阮瑤詠荆軻云歎氣若青雲
嵇康思親詩淚如雨兮嘆青雲傅玄詩青雲徘徊為我

愁腸又歌聲上徹青雲夏侯湛抵疑鴻鵠一舉出青雲
之外而尺鷃不陵桑榆吳均贈周承詩青雲葉上團白
露花中泣蘓頰應制詩飛埃結紅霧遊蓋飄青雲劉希
夷公子行綠波蕩漾玉為砂青雲離披錦作霞陳陶巫
山高云玉峰青雲十二枝白居易長恨歌驪宮高處入
青雲此類是也

又有貴仕之類如東方朔客難曰抗之則在青雲之上
抑之則在深淵之下傅玄曲昔在唐虞朝時見青雲際

石崇荅曹嘉詩昔嘗接羽儀俱遊青雲中抱朴子吳失
篇曰有才有力者蹊青雲以官躋後魏書宿石等並有
將帥之才自致青雲北齊書清河王屬經綸之會自致
青雲出將入相隋書文學序曰奮迅泥滓自致青雲荀
濟贈陰梁州詩各附青雲遠詎假排虛力陳子昂詩守
侯逢聖君駢馭遊青雲岑參詩曰白髮悲花落青雲羨
鳥飛李白詩北闕青雲不可期東山白首還歸去杜甫
贈張太常詩碧海真難涉青雲不可梯韓愈江陵途中

詩朝為青雲士暮作白頭囚劉禹錫寄毗陵楊給事詩
青雲直上無雙地却要斜飛取勢回唐書袁高曰盧杞
作相朋附者效唾立至青雲陳文惠堯佐以使相致仕
年八十有詩云青雲岐路遊將徧白髮光陰得最多此
皆晦伯所遺也

至于用之登科者蓋亦有說晉書天文志中云視四方
常有六雲五色具者其下賢人隱也青雲潤澤蔽日在
西北為舉賢良隋書京房易飛候占與晉志同用修所

引京房易占則失其半矣宋梁顥及第表青雲得路多
太公之二年當是尋此故實然左傳郊子曰黃帝氏以
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服虔云黃帝以雲名官春官為
青雲氏唐宋登科詩皆用此以為赴春官而得雋耳

吹景集曰琴操載許由曰吾志在青雲何乃劣劣為
九州伍長乎嵇康荅向秀難養生論云練骸易氣志凌
青雲孫拯荅陸士龍詩青雲方乘芳餌可捐達觀在
一萬物自賓裴松之荀攸傳注云張子房青雲之士

陶貞白云仰青雲覩白日俱祖箕山公語少陵詩乃
云青雲猶契濶是羽可為儀直為進賢冠借用失之
矣

杜贈崔于二學士詩青雲猶契濶凌厲不飛翻恐董
誤

太白猛虎行賢哲栖栖古如此今時亦棄青雲士差
中其解用修錄群書中八則證宋人誤用登科事極
當然不知古人語本許由宋人語本少陵也陳晦伯

駁用修援證頗博然亦引許由語右董氏說所引據多為余之所遺者故並錄之

疾風知勁草

天中記曰東觀漢記光武為大司馬以王霸為功曹
令史從渡河北賓客隨者數百人稍稍引去上謂霸
曰潁川從我者皆逝而子獨留始驗疾風知勁草南
史庾登字仲遠為宋明帝府尉廢帝景和中明帝疑
防賓客故人無到門者惟仲遠朝謁不替明帝即位

曰卿可謂疾風知勁草唐書太宗曰武德六年已後
太上皇有廢立議我當此日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
高不賞之懼蕭瑀不可以厚利誘不可以刑僇懼真

社稷臣也因賜詩曰疾風知勁草板蕩識誠臣

一作昏日

辨誠臣

李絳論古今宦官統帥憲宗動容曰卿告朕以
人所難言疾風知勁草卿寔有可以當之矣

廣之曰漢紀桓帝詔曰太尉黃瓊數有忠謇不阿權貴
疾風知勁草朕甚嘉焉晉書泰始之初安平王司馬孚

內弘道義外闡忠貞語曰疾風知勁草獻王其有焉南
史曰袁粲執履之跡近乎仁勇古人云疾風勁草此之
謂乎北史魏孝武帝與齊神武有隙令毛鴻賓鎮潼關
車駕西幸鴻賓奉獻酒肉迎于稠桑武帝把其手曰寒
風勁草所望于卿也北齊書傅伏田敬宣雷顯和贊曰
傅子之輩逢茲不造未遇烈風誰知勁草後周書曰裴
寬為齊文襄所禽遁還見周文帝帝曰披堅執銳或有
其人疾風勁草歲寒方驗裴長寬冒死歸我竹帛所載

何以加之隋書煬帝賜楊素手詔曰疾風知勁草世亂有誠臣公得之矣唐書則天璽書勞姚璿曰嚴霜之下識貞松之擅竒疾風之前知勁草之為貴卿歲寒無改良深嘉尚又玄宗勅姜皎曰士之生代命有泰山之重義徇則為輕草有疾風之力節全則知勁楚國公皎戴于朕躬憂存王室補朕之闕斯人孔臧又裴諝字士明署侍御史為史思明所得諝陰疏賊短長以聞賊平諝赴行在代宗見謂曰疾風知勁草果信史異聞錄曰貞

元中大儀縣鬼贈獨孤穆詩曰白及汙黃屋邦家遂因
傾疾風知勁草世亂識忠臣哀哀獨孤公臨死乃結纓
此皆忠良蒙褒不獨王庾蕭李也若虞原定命論曰疾
風知勁草嚴霜識貞木蓋非有所指然天后之詔寔采
其言

元二

陳晦伯學林曰金石錄云鄧隲拜為大將軍時遭元
二之灾人士饑荒死者相望盜賊羣起四夷侵畔章

懷注按元二即元元也古書字當再讀者即于上字
之下為小二字言此字當兩度言之後人不曉遂讀
為元二或同之陽九或附之百六良由不悟致斯乖
舛今岐州石鼓銘凡重言者皆為二字明驗也今按
漢司隸楊厥開石門頌碑有云中遭元二西戎虐殘
橋梁斷絕孔耽碑云遭元二坎軻人民相食若讀為
元元則不成文理疑當時自有此語漢書注未必然
也陳忠傳云自安帝即位以後頻遭元二之厄百姓

流亡盜賊並起陳忠以為憂上疏云云容齋隨筆曰
論衡恢國云孝明天崩今上嗣位元二之間嘉德布
流三年零陵生芝草五本四年甘露降五縣五年芝
復生六年黃龍見大小凡八此蓋章帝時事考之本
紀所書建初三年諸瑞皆同則知所謂元二者謂建
初元年二年也既稱嘉德布流以致祥瑞其非為災
眚之說益可決疑安帝永初元年二年先零潰羗寇
畔郡國地震大水鄧騭以二年十一月拜大將軍則

知所謂元二者謂永初元年二年也野客叢談云陳忠仕于永初中與鄧騭同時則益可信元二之為元年二年矣鄧后本紀延平之際海內無主元二厄運危于累卵此亦作元元字殊于義未安宛委餘編曰元二之厄不可曉或云即元元也其楊孔碑元二字趙明誠明作元元不成文理然徧考歷書無之竊謂恐即入元百六而為陽九次為陰九詞人深晦陽九陰九之語為元二耳此蓋穿鑿之論按元元字多見

于兩漢書武紀燭幽隱勸元元紀元元安所歸命
光武紀下為元元所歸章紀誠欲元元去末歸本蓋
即指元元為民也又文帝紀全天下元元之民師古
曰善意也宣紀元元之民勞于耕耘嚴安傳元元黎
民得免于戰國東方朔傳元元之民各得其所匈奴
傳元元萬民夫此以元元加民安上則鄧騭傳元元
之灾人士饑荒陳忠傳元元之厄百姓流亡皆重複
矣

廣之曰洪氏隸釋亦引金石錄云云而按漢刻如北海相景君及李翊夫人碑之類九重文皆以小二字贅其下此碑有蒸蒸明明蕩蕩世世勤勤亦不再出上一字非若元二遂書為二大字也又孔耽碑云遭元二轆軻人民相食若作元元則下文不應言人民洪注之非明矣王充論衡曰今上嗣位元二之間云云所謂元二者蓋即位之元年二年也鄧君傳云永初元年夏涼部叛羗搖蕩四州詔隲將羽林五校士擊之冬徵隲班師迎

拜為大將軍帝紀班師在二年十一月傳有脫字也又云時遭元二之灾人民荒饑盜賊羣起四夷侵叛隲崇節儉罷力役進賢士故天下復安則此傳所云元二者亦謂元年二年也安帝紀書兩年之間萬民飢流羗貊叛戾又與傳同此碑所云西戎虐殘橋梁斷絕正是鄧隲出師時則史傳碑碣皆與論衡合建初者章帝之始年永初者安帝之始年乃知東漢之文所謂元二者如此二洪淵源所漸墳篋迭吹晦伯博采前言深信景廬

之說予竊謂不然何者永初禍故既在元年二年此則改年之初石門頌何以云中遭一往之運陳忠傳何以云頻值頻之與中豈漫為之辭乎且元年二年可合為元二則在三年四年而曰中遭三四曰時遭三四之災在五年六年而曰遭五六軾軻曰頻遭五六之厄可謂成文理乎帝王即位改元誰不歷載年祀而獨永初之元二為東漢之謎談青史鴻篇金石雕篆以讒為詭予所未安水經注石門在漢中之西褒中之北漢明帝永

平中司隸校尉犍為楊厥之所開靈帝建和二年太守
王升琢石頌德自永平至永初四十餘年安得謂元二
為永初元年二年也永初二年羌始入益州雖殺漢中
太守董炳然地去漢中尚三千六百里四年羌乃攻褒
中太守鄭勤與主簿段崇俱死則非元二之年也若謂
西戎殘虐在殺董炳時則止可言二載何為以元配二
乎孔耽碑人民相食事在永初三紀而以傳之元二移
復于前又非寔錄鄧后詔既言延平之際又曰元二厄

運此果為元年二年抑何所指恭陵元二雖加以師旅
因之饑饉而幼君享御輦轂無虞何以謂危如累卵此
不過欲析言求異而不顧理之不可通也考安帝紀永
初元年叛羌寇掠冀并郡國十八地震四十一雨水二
十大風雨雹二年四十大水大風雨雹十二地震萬
民饑流羌貊叛戾此二載中大災大厄良曰不誣然尚
未若三年叛羌破沒臨洮京師并涼大饑民相噉食郡
國九地震四十一大雨水雹也四年三輔寇亂人庶流

兗海賊殺縣令叛羌殺太守杜陵園火郡國九地震六
州蝗三郡大水也五年郡國十二地震八雨水九州蝗
先零寇河東至河內詔曰災異蜂起寇賊縱橫夷狄猾
夏戎事不息百姓匱乏也七年郡國十八地震南陽七
郡民饑也未若元初元年郡國五旱蝗十五地震郡蜀
郡夷殺縣令羌絕隴道敗刺史也二年郡國十九旱蝗
詔稱災異不息被蝗七年地裂日食十餘地震羌戰丁
奚三軍敗沒也若斯災厄亦孔之醜而獨舉元年二年

咎徵動為口實何與予以為解詁如調絃不容膠柱元
年二年之說唯論衡之旨為然陽九百六之義則鄧騭
傳楊厥碑近之其他字狀致誤悉當讀作元元元元之
訓諸家殊指戰國策蘓秦曰子元元高誘注元元善也
顏師古文帝詔注亦曰善意史記索隱曰姚察云古者
謂人云善言善人也因善為元故云黎元言元元者非
一人也顧野王云元元猶喁喁可憐愛貌章懷太子光
武祝文注曰元元謂黎庶也元元猶喁喁可矜憐之辭

文選陳琳為袁紹檄曰割剥元元呂向注謂衆人也鍾
會檄蜀以濟元元之命呂延濟注謂百姓也予按高顏
語約濶於事情二呂詞膚凋于藻色若漢書元元之民
元元黎民元元萬民宜取希馮之譬武元世祖章紀應
從姚監所箋若王莽傳無使百僚元元失望釋道恒道
標荅秦主書伏願鑒其元元之情又曰不勝元元之至
真誥楊君荅靈蕭曰濟某元元宿夜所願則當采章懷
之言金匱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今海內陸沉于殷久

矣何乃急于元元哉則可用高顏之解又西都賦曰元
元本本殫見洽聞章懷注曰元其元本其本李善注謂
得其元本漢書叙傳曰元元本本數始于一張晏曰數
之元本也潘尼乘輿箴元元遂初芒芒太始又似悠悠
之意盧鴻洞元室歌曰談空空兮覈元元蓋本北山移
文談空空于釋部覈元元于道流乃以玄玄代元元耳
隻字單詞固已一致百慮矣

盡治通用

楊用脩云易冶容誨淫太平廣記引之作蠱容誨淫
左傳女惑男曰蠱國語蠱女縱欲張平子西京賦妖
蠱豔夫夏姬美聲暢于虞氏南都賦侍者蠱媚巾幘
鮮明五臣注作冶媚馬融廣成頌古冶作蠱字可證
陳晦伯正楊云廣記引易見第幾卷何不明言意謂
廣記繁富人難徧閱故每借以欺人耳七脩類藁曰
海觀張天錫作文敏捷而用字率杜撰人有質者則
高聲應曰出太平廣記蓋其書世所罕也公引廣記

無亦天錫之故智而沿以誤人乎

西湖志張錫字天錫號海觀錢塘人天順壬午

鄉薦山西教諭

西京賦良注曰蠱豔美也

南都賦良注曰蠱媚美容也並無冶字

廣成頌田開古蠱注音冶不云古字

夫一冶字也欲野則野欲蠱則蠱為子字者不亦難乎使公冶長有知又將有用脩大橫之誚矣

廣之曰維摩詰經有妖蠱語唐沙門玄應音義曰蠱周易作冶冶容誨淫劉瓛曰冶妖冶謂姿態之貌也據此蠱冶通用蓋一證也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注曰蠱音野傳武仲舞賦貌嫵妙以妖蠱五臣作妖冶張衡思玄賦咸妖麗以蠱媚章懷注亦曰蠱音冶謝惠連詩羶生無文章西施整妖冶胡為空耿介悲哉君志瑣冶果鄙切則謝又讀冶為蠱至晏子春秋古冶子廣成頌作古蠱章懷注曰蠱與冶通二字通用灼然覩矣又易冶容

鄭玄陸績虞翻姚信並作野容云野言妖野也且野葛
鈎吻論衡作冶葛則冶通于野抑有前模用脩按據歷
歷晦伯空効無驗固知文囿之中忌能者多虛襟者少

鞞鞞

楊用脩曰鞞鞞國名古肅慎地其地產寶大如巨粟
中國謂之鞞鞞文與可朱櫻歌云金衣珍禽弄深樾
禁籞朱櫻班若纈上幸離宮促薦新藤籃寶籠貂璫
發凝霞作九珠尚軟油露成津蜜初割君王午坐鼓

倚蘭翡翠一盤紅
靺鞨葛魯卿西江月詞云靺鞨斜
紅帶柳琉璃嫩綠平橋人間花月見新妖不數江南
蕪小二公詩詞皆用靺鞨事人罕知者

陳氏正楊曰唐代宗時楚州尼真如李氏者得天寶
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爛若朱櫻見楚州刺史鄭輅
記

唐書外國傳靺鞨附勿吉國下亦不云出此寶也

瀛涯勝覽云靺鞨國西瓜一枚二人舉之今紅子西

瓜可云靺鞨乎

廣之曰韻會云唐黑水靺鞨古肅慎地唐寶記有紅靺鞨大如巨粟以靺鞨地產寶石也用修說本取黃氏按杜陽編曰尼真如得八寶二曰紅靺鞨大如巨粟赤爛若朱櫻視之可應手而碎觸之則堅重不可破此有朱櫻字故與可歌用之廣異記曰乾元中江淮度支率商旅五分之一有波斯胡人率一萬五千貫腋下小瓶如拳問其所貯說不寔對揚州長史鄧景山問之胡云瓶

中是紫靺鞨得之者為鬼神所護入火不燒涉水不溺
有其物而無其價非明珠雜寶能及也又率一萬貫瓶
中有珠十二顆二書所稱似皆類珠而韻會謂之石舊
唐書肅宗紀曰上元二年楚州刺史崔旰獻定國寶玉
十三枚七曰紅靺鞨大如巨栗赤如櫻桃則又以為玉
然曰如栗則為珠類近之而太平廣記三百四十卷載
李景亮作李章武傳曰李章武字飛中山人生而敏博
時人比之張華貞元三年詣華州悅其舍人家婦而私

焉既別八九年自京師訪之婦沒矣章武具飲饌呼祭
二更婦至迎擁攜手欸若平生至五更仰望天漢嗚咽
悲怨于裙帶上解錦囊取一物贈之其色紺碧堅密似
玉而冷狀如小栗章武不識婦曰此所謂鞞鞞寶出崑
崙玄圃中彼亦不可得妾近于西岳與玉京夫人戲見
此物於衆寶璫上愛而訪之夫人遂解以相授云洞天
羣仙每得此一寶皆為光榮以郎奉玄道有精識故以
投獻願常寶之此非人間所有遂贈詩而別後章武至

東平丞相府因召玉工視所得鞞鞞寶工不知不敢雕
刻及使大梁又召玉工因其形雕作榭葉象奉使上京
每貯懷中至市偶見胡僧近馬叩頭曰君有寶玉在懷
乞一見僧捧玩移時云此天上至物非人間有也則又
非玉非珠矣隋書曰波斯國出琴瑟呼洛羯呂騰火齊
所謂呼洛羯疑鞞鞞之類又女國王姓蘓毗字末羯末
羯當與鞞鞞同蓋亦以異寶為字也晦伯譏用脩言出
挹婁而不能証其產自玄圃亦目暎之論乎且肅宗以

崔旉之獻改元寶應謂在代宗時亦誤

勅

學圃憲蕪曰談苑曰千字文題云勅負外散騎侍郎
周興嗣次韻勅字乃梁字傳寫誤耳當時命令尚未
稱勅至唐顯慶中不經鳳閣鸞臺不得稱勅勅之名
始定于此

金石錄曰後周河瀆碑云琅邪王褒字子淵造華岳
廟碑云萬紐于謹撰趙文淵字德本奉勅書後周距

梁時未遠又隋薛道衡撰老子碑唐初虞世南撰孔子廟堂碑歐陽詢書九成宮碑皆作奉勅書此類甚衆要不始于顯慶大年之說非也晦伯以為梁高僧傳宋元嘉時求那跋摩至南海文帝勅州郡全資發下京及至建業勅住祇洹寺南史鬱林時恩倖呂珍之營宅材官相語曰寧拒至尊勅不可違舍人命徐龍駒常住含章殿南向案代帝畫勅北齊書樂陵王百年嘗作數勅字武城斬之梁書范雲卒禮官請

謚宣而勅謚曰文文選有任昉奉答勅示七夕詩廣
弘明集有梁武勅答臣下神滅論公王朝貴客在宋
齊已稱勅矣

廣之曰此論宛委餘編亦有之陳與王相為水火蘆蕪
豈据撫故實以高之乎然詔勅之名不自宋齊始也晉
八王故事張方逼上出謁宗廟上以青筒詔勅中書曰
朕體中不佳不堪出也晉故有勅矣蜀志亦屢稱勅後
漢書光武之讓吳漢徵鄧禹還皆以勅書劉歆七略云

孝武皇帝勅丞相廣開獻書之路則漢代咸施勅也故
釋名曰勅飭也使自警飭不敢廢慢也獨斷曰戒書戒
勅勅史太守及三邊營官被勅文曰有詔勅某官是為
戒勅也文心雕龍曰漢初定儀則命有四品一曰冊書
二曰制書三曰詔書四曰戒勅書稱勅天之命本經典
以立名目者也武帝選言弘與勸戒淵雅逮光武造次
喜怒時或偏濫勅責侯霸稱黃鉞一下實乖憲章明帝
每為詔勅假乎外請夫王言崇秘百辟其刑勅戒恒誥

則筆吐星漢之華明罰勅法則辭有秋霜之烈戒勅為
文實詔之切者周穆命郊父受勅憲此其事也魏武稱
作勅戒當指事而誥勿得依違曉治要矣及晉武勅戒
備告百官勅都督以兵要戒州牧以董司有訓典焉若
漢高祖之勅太子顧命之作也歷觀前載勅之為名已
起中古豈獨宋齊乎龍魚河圖翠嬀之川大龜負圖堯
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史冊中往往而傳帝命使名為詔
口銜天憲即稱曰詔亦不必一札十行鸞章鳳采也

匡徐

藁砧破鏡

徐渭青藤山人路史曰破鏡獸而飛者然飛不能上
但能下故登木以窺物飛而下食之破鏡飛上天是
比夫出無還期猶馬生角與烏白頭之謂也砧是砧
石以諱夫似矣而藁者禾稽也豈古時穗砧故以藁
故連稱之耶

梟食母破鏡食父俱詳見於楞嚴經及封禪書

匡曰齊梁樂府多取異名之物指喻其意如以春蠶為
思芙蓉為憐黃蘗黃連為苦空局為無期方相為欺人
牛跡為啼痕投壺為作嬌空織殘機為無匹石闕石版
為悲木棲床為坐相思往往而然是詩藁砧為砧謎夫
字也山上山謎出字也大刀頭本李陵傳謎環字也破
鏡象新月形謎弦月也舊說出許彥周詩話原自允當
文長偶讀封禪書輒標新解不知其為笑于閨婦也國
風思夫喻之杲日又比之殷雷半月之言頗合風人之

旨且方何為期六日不詹優柔思悲日月以冀即葛生
歛蔓之詠錦衾角枕之詞亦自歎就木之時持為同穴
之誓未有以為無還期者若指為烏白羝乳之類是明
謂無定河邊之骨春閨夢裡之人思婦忍為此言哉且
銀閨托喻自有比翼鴛鴦諸禽而取譬食父之獍何太
不倫桓譚新論曰男子畢康殺其母詔焚燒其屍暴其
罪于天下子上章言宣帝時公卿朝會丞相問次曰聞
梟生子長且食母乃能飛然乎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

反哺耳丞相大慙君子之於禽獸尚諱之况人乎推此
而言以梟獍歌其夫豈情也哉按郊祀志孟康曰梟鳥
名食母破鏡獸名食父破鏡如貓而梟眼未聞其解飛
也周書無為帟傅翼將飛入宮擇人而食破鏡若飛食
人何必以所生充一飽乎楞嚴經云破鏡鳥以毒樹果
抱為其子子成父母皆遭其食則又為羽族能飛者何
不更指此乎何遜望新月詩曰初宿長淮上破鏡出雲
明今夕千餘里雙蛾映水生李白荅裴侍御書憶昨新

月生西簷若重鈎今來何所似破鏡懸清秋錢起送夏
侯校書詩破鏡催歸客殘陽見舊山元稹決絕詞曰感
破鏡之分明睹淚痕之餘血錢以殘陽作對元以分明
為詞與彼出雲懸秋者豈亦傳翼之貍抱果之禽耶王
融代藁砧詩花蒂今何在亦是林下生何當垂雙髻團
扇雲間明又云鏡臺今何在寸身正相隨何當碎聯玉
雲上壁已虧花蒂柎也說文花下萼也亦夫之謎林下
生亦出也雙髻鬟也團扇本班姬詩明月隱語也鏡臺

跗也聯玉連環也碎則環矣雲上壁虧月之下弦也元
長解已如此徐君殆未見與又藁砧是打藁之砧亦非
藉砧之藁如用藉物助語藁字為虛設矣

少兒子夫

青藤路史曰衛青字仲卿鄭季所生而冒衛姓母衛
媪長子字長君長女名衛孺嫁太僕公孫賀次女名
少兒又名子夫少兒既通陳掌又通霍仲孺生去病
其後始從平陽主家得幸漢武帝立為皇后步廣史

記所稱子夫男弟者是也此又非鄭季所生不知媪更通何人而亦冒衛姓者也

鄭季平陽人為吏給事平陽侯曹壽家霍仲孺亦平陽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霍光乃去病之弟仲孺後娶所生也其後去病既貴知為仲孺子而父仲孺焉衛青則終不父鄭季青衛媪所生去病少兒所生則去病乃青之甥也平陽侯曹壽尚平陽公主而封侯公主漢武之妹也衛媪曹壽婢妾輩也鄭季先固有

嫡妻史失其姓愚按衛媪既云平陽侯之婢妾與鄭季通而生青既不從鄭姓又不從曹姓而顧從其母姓豈當生時媪歸其家而青留長于曹耶如此則知之者衆矣安得終不聞于曹壽耶且長子長君長女衛孺次女子夫季子步廣俱不從曹姓而從衛姓又何耶

匡之曰漢書衛青傳曰青父鄭季平陽人以縣吏給事侯家平陽侯曹壽尚武帝姊陽信長公主季與主家僮

衛媼通生青青有同母兄衛長君及姊子夫子夫自
平陽公主家得幸武帝故青冒姓衛氏衛媼長女君
孺次女少兒次女則子夫子夫男弟步廣皆冒衛氏
霍去病傳曰去病大將軍青姊少兒子也其父霍仲
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者衛少兒私通生去
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久之少兒女弟子夫得
幸武帝立為皇后去病以皇后姊子貴幸衛皇后傳
曰后字子夫為平陽主謳者武帝過平陽主子夫侍

尚衣軒中得幸主因奏子夫送入宮上車拊其背曰行
矣即貴無相忘入宮有身尊寵元朔元年生男據遂立
為皇后

夫少兒則子夫姊也先通霍仲孺生去病而後嫁陳掌
嫁陳掌在子夫冊立之後諸傳歷歷言之文長乃云少
兒又名子夫既通陳掌復通仲孺生去病後從平陽主
家得幸漢武立為皇后是謂衛皇后已為陳霍所淫而
後入宮既生霍冠軍而未乃生太子據為皇后是驃騎

為後園同母兄也豈不悖哉且曹壽少列侯尚主非尚主而封列侯也侯家富溢盛滿家童數千邪淫自恣配合無忌生男為圉生女為妾如鷄鶩之成群長雛育子飛栖隨意主豈問其所生哉而以為何不聞于曹壽夫壽以惡疾公主更為長平侯妻已不得庇其伉儷而亡之而暇知婢妾之淫子乎抑顏師古云衛者舉其夫家姓也果爾則衛長君君孺少兒子夫步廣皆媼夫衛某所生特間一淫于鄭季而生青遂不得不冒姓衛耳又

青歸而民母之子不以為兄弟數後因皇后貴幸故冒
衛姓則安得父鄭季乎然青傳謂皆冒衛氏則衛媪未
必為衛家婦顏籀之言亦未可信也雖然公主既嫁而
鄭季始與主婢通生青則主于青不啻倍年仇離之日
黽勉歸青此與館陶主之牡董偃無異老婦得其士夫
武帝都不以為醜甚矣漢法之陋也然公主得配大將
軍為夫正賴皇后為言是亦可以酬前日拊背之祝矣

蔡琰

青藤山人路史曰羊祜蔡邕外孫如此則邕之女又嘗嫁羊姓矣一嫁衛仲道一嫁董祀一嫁羊一適單于凡歷四男子或邕更有一女耶非女琰耶或伯仲之女耶

匡曰蔡琰傳曰陳留董祀妻者同郡蔡邕之女也名琰字文姬明嫁董氏而終故繫之董祀如更適羊則史當稱太山羊衛妻者陳留蔡邕女矣且琰没于南匈奴左賢王非單于也若事單于則琰為閼氏可得而贖乎又

羊銜前取孔融女生發後妻生承及祐發承俱病祐母以不能兩存乃悉心養發發得濟而承竟死若承為文姬所生則母子永別悲歌傷懷而承在殤宮恩勤曾不及他人之子漢恩何淺此何深也按羊祐傳祐蔡邕外孫景獻皇后同產弟羊后傳曰后父銜上黨太守母陳留蔡氏漢左中郎將邕女也司馬景王納之無子武帝受禪號弘訓太后泰始九年追贈蔡氏濟陽縣君邕曰穆據此則非文姬審矣然則徽瑜及祐蓋文姬姊妹所

育以為歷四男子者非以其生命不辰異域是居也耶
至伯仲之女不得謂其子為外孫也抑又論之羊祜討
吳有功將進爵土乞以賜舅子蔡襲詔封襲關內侯襲
非邕之孫乎又世說新語注引蔡充別傳曰充祖睦蔡
邕孫也而晉書蔡謨傳曰蔡睦魏尚書睦生德樂平太
守德生充為東曹掾充生謨至司徒謨生邵系等世系
昭然邕未嘗為廷堅之不祀也而史言曹操痛邕無嗣
遣使者以金璧贖琰還豈為其早凋故乎琰之詩曰家

既迎兮當歸寧則邕妻尚存也疑是時羊氏婦亦亡故操贖及胡妃然羊祜卒於咸祐五年年五十八計以黃初元年生則于時濟陽君猶在胡為間關而贖文姬又豈為才女能傳業故與然蔡豹傳曰豹高祖質漢衛尉左中郎將邕叔父也祖睦魏尚書父宏陰平太守據此則睦為邕叔父之孫與世說注不同未知孰是又按是時有二羊衛一祜父上黨太守一孫權太子登中庶子有人倫之鑒識至桂楊太守兩人蓋同時而各仕一國

也

通焦

崔浩

焦氏筆乘云魏太武殺崔浩云刊所撰國史於路暴揚國惡遂族誅浩夫浩修國史直筆乃其職耳惟是刊石衢路若為可罪何至赤其族哉及閱宋書柳元景傳虜主南寇汝穎浩密有異謀泄被誅然後知浩受禍之酷自有其故特因史事發耳

通之曰天啟壬戌春予為崔孟起撰繇史於白馬
公事洗練特詳時有彈駁今猶記其畧 其一曰廣弘
明集曰太武滅佛法時太子晃監國頻上表陳刑殺沙
門之濫再三不許有沙門玄高者晃師之崔浩得幸於
帝恐晃攝政或見危逐密讒於帝云晃有異圖若不先
慮後悔何及又晃結納玄高高通靈鬼物善得人心可
不猜耶帝初不從且幽之帝夢其祖父執劍怒曰太子
仁孝如何信讒帝寤集朝臣論之咸云太子仁孝枉見

幽辱帝乃出晃以政歸之浩又諧云太子前事實有謀
心但結玄高道術故令先帝降夢如此勿論事跡難明
若不早除必為巨害帝遂幽死晃於禁中縊高於郊南
崔浩讒詞既深能令父猜其子乃至幽死况沙門乎嬰
按太平真君十一年六月浩被誅夷明年六月晃遭摧
殞則晃之禍不由浩興也讀魏收魏書收蓋不平於浩
者浩之細瑕輒加曲筆况茲大事能無直書收於浩傳
云太武以浩輔導東宮之勤賜繒絮布帛各千段於闈

官傳云東宮為宗愛所構以憂薨凡收書太武連歲行幸晃亦彌年監撫而於愛傳忽露其事若以浩之浸潤而釀晃之既故收寧能為浩貸乎玄高事慧皎高僧傳大同但云偽太平五年九月高就禍於平城之東隅是宋元嘉二十一年不言殺晃道宣所記殆為厚誣顧浩之署人不讓副主銅龍之貴視等弁髦金馬之慈藐諸紈袴人之多言蓋亦有自矣 其一曰宋書曰北魏以柳光世為折衝將軍河北太守封西陵男光世姊夫偽

司徒崔浩魏之相也元嘉二十七年魏主拓跋燾南寇汝穎浩密有異圖光世要河北義士為浩應浩謀泄被誅河東大姓坐連謀夷滅者甚衆光世南奔得免嬰按浩之在魏佐命運籌固無遺策躍馬跋扈蓋非其人高歡宇文泰之徒並嘆嗾宿將屈身弱主故能淪移鼎祚手奪神器不遭傾頽之運而事猜禍之君七十老公反欲何為異時李孝伯卒太武悼之曰李宣城可惜又曰朕失言崔司徒可惜李宣城可哀若浩名列叛人豈宜

追悼魏收作魏書齊文宣敕曰好直筆朕終不作魏太
武誅史官文宣魏之臣吏聞見不遙造次一言必非飾
說明矣異圖不密或魏人諱其國惡而以浩反聞于南
朝故匹敵史官樂書其事乎又浩本傳言浩妻並郭逸
女而此云光世姊夫未知何謂恐沈約之說為非雖然
魏書曰浩非毀佛法妻敬好釋典浩怒取而焚之捐灰
廁中及浩幽執檻中衛士數十人溲其上自宰司之被
戮辱未有如浩者世以為報應之驗高僧傳曰博陵崔

浩猜嫉釋教與天師寇氏說偽主燾以偽太平七年毀滅佛法梟斬沙門太平末有釋曇始為說法燾大生慚愧遂感癘疾崔寇次發惡病燾以過由于彼於是誅翦二家門族都盡續高僧釋曇曜傳曰太平真君七年司徒崔浩邪佞諛詞令帝珍敬老氏虔劉釋種至庚寅年太武感致癘疾方始開悟兼有白足禪師來相啟發帝心悔誅夷崔氏按若此言則浩于謗佛得罪已深釀禍莫禱即今日行萬善亦宜脩極五刑刊史謀叛皆其微

咎耳抑自作之孽者乃西方聖人奪其鑿而速其殃耶
附論以快夫佞佛者

紫蓋黃旗

焦氏續筆乘云吳書曰太常陳化使魏魏文帝酒酣
問曰吳魏峙立誰將平一海內者乎化曰易稱帝出
乎震加聞先哲知命舊說紫蓋黃旗運在東南帝心
竒其辭江表傳曰丹陽刁玄使蜀得司馬徽與劉廙
論運命歷數事玄詐增其文以誑國人曰黃旗紫蓋

見于東南終有天下者荆揚之君乎但知其為符瑞
未明言其為氣也及見薛道衡隋高祖功德頌云談
紫蓋黃旗之氣恃龍蟠虎踞之險又宋書符瑞志云
漢世術士言黃旗紫蓋見于斗牛之間江東有天子
氣始知其所出

通曰按選注司馬徽與劉恭嗣書曰黃旗紫蓋恒見東
南終成天下者揚州之君子乎此豈刁玄詐增者耶陳
化稱先哲之說沈約舉術士之談蓋即司馬徽之前語

通鑑作刁玄詐稱讖文豈別有據乎鮑照河清頌曰黃旗西映紫蓋東輝謝朓詩黃旗映朱邸李周翰注曰黃旗瑞氣也魏書梁范胥與李諧接對曰亦金陵王氣兆于先代黃旗紫蓋本出東南江左文人以斯藉口久矣又魏收五胡傳叙曰指言井絡假上帝之祉妄說黃旗云人君之氣徐陵太極殿銘曰紫蓋黃旗揚都之王氣長久虎踞龍蟠金陵之地体貞固薛頌文亦本此之謂也

繇

筆乘曰繇有六義黃履翁云漢高帝繇咸陽則與徯
同文紀無繇教訓其民則與由同百官表咎繇則與
陶同李尋傳繇俗則與謠同韋孟詩犬馬繇繇則與
悠同班固賦謨先聖之大繇則與猷同一字凡六用
通曰此字六用並存漢書諸美雖臻逸義未究案爾雅
繇喜也郭璞曰禮記曰人喜則斯陶陶斯詠詠斯猶猶
即繇也古今字爾則與猶同趙充國上書臣恐國家憂

累繇十年數不二三歲而已此同猶字當訓尚與詠斯
猶之義又述異記元贊賓禮故老優繇亮直則與游同
地理志曰南郡高成縣沱山沱水所出東入繇繇水南
至華容入江而水經曰油水出孱陵縣注曰縣有白石
山油水所出東與沱水合水出高成縣沱山東至孱陵
入油水則繇與油同左傳昭二十六年齊子淵捷射中
楯瓦繇胸汰翰杜預曰繇過也則與尤同鄭玄周禮追
師注曰副之遺象若今步繇疏曰漢之步繇謂在首時

行步繇動也則與搖同說文曰繇草盛貌夏書曰厥草
惟繇今禹貢作繇則與繇同又左傳其繇杜預曰卜兆
辭陸德明音直救反顏師古文紀注曰本作籀則與籀
同山海經共工臣曰相繇郭璞曰相柳也語聲轉耳則
亦與柳同

離有十六義

筆乘曰離字有十六義黃離倉庚也見說文離麗也
離也者明也見易雉離于羅見毛詩大琴謂之離見

爾雅釋樂流離鳥名見詩注前長離而後喬皇長離
鳳也見相如賦織離馬名見李斯書離麗參差也見
文選侏離夷語也見漢南蠻傳株離西夷樂名又設
服離衛注陳也見左傳又維離木名塋冢中之樹
見孔子世家又水名零陵離水東南至廣信入鬱林
見地理志又姓離婁見孟子又轉去聲不離飛鳥不
可須臾離也見禮記又轉力爾切輪困離奇又離靡
廣衍見漢書

通曰王逸離騷序曰離別也又注曰近曰離遠曰別夫
離之為義貳之散之解而析之乖而分之沮而駭之畔
而過之無所不可然尚有異者易疇離祉九家注曰離
附也詩月離于畢正義曰歷也晉語郭偃曰非天不離
數韋昭注離歷也非有天命佑助不能歷數長久也詩
亂離瘼矣毛傳曰離憂也周語聽淫日離其名韋昭曰
離失也儀禮大射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網鄭玄注離
猶過也獵也又士冠禮離肺實于鼎鄭玄曰離割也又

鄉飲酒禮肺皆離鄭玄注猶搯也又士虞禮離肺膚祭
鄭注離肺舉肺也少儀注曰離剗離之也曲禮曰離坐
離立鄭注離兩也疏曰易明兩作離是離為兩也公羊
傳二國會曰離何休注二人議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道
不同不足采取故謂之離會莊子曰天下有大畜子獨
先離之陸德明音義離著也招魂曰離榭脩幕王逸注
離列也方言曰羅謂之離離謂之羅郭璞注曰皆行列
物也又王融注璿弁星離玉帛雲聚皆此義也淮南子

陰陽相悖離者必病高誘注離遭也又曰皆離其童蒙之心高誘說離去也方言曰物邈離也楚謂之越或謂之遠吳越曰侑又曰參蠹分也齊曰參楚曰蠹秦晉曰離又曰斯掬離也齊陳曰斯燕之外郊朝鮮冽水之間曰掬呂覽形性相離高誘注離違也後漢書劉盆子曰無所離死太子賢注離避也又章帝策東平王曰非我憲王其孰離之注離被也劇秦美新曰非新室其疇離之李善曰離應也思立賦離朱脣而微笑張衡自注曰

離開也吳都賦曰百室離房呂延濟注曰離猶異也陸
機連珠百官恪居以赴八音之離劉良注離猶節也左
傳葉公子高曰偏重必離杜預注譬如物偏重則離敗
是解離為敗也山海經離耳國郭璞注鏤離其耳分令
下垂王褒洞簫賦鏤鏤離灑則訓離為鏤者任彥升表
閉門荒郊載離寒暑呂延濟曰離經也然詩載離寒暑
箋曰至今則更夏暑冬寒又解為更矣釋名曰詈離也
以此掛離之也則亦可訓詈廣雅曰靡麗離也則又可

訓靡謝惠連鞠歌行南荆璧萬金貫卞和不斲與石離
則似當解為同矣復有兩字成文者周禮形方氏正其
封疆無有華麗之地鄭注正之使不佞邪離絕也魏都
賦飾華離以矜然禮記明堂位垂之和鐘叔之離磬鄭
注和離謂次序其聲懸尚書虞大傳曰東岳陽伯之樂
舞株離鄭注株離舞曲名言象物生株離也明堂位疏
引白虎通樂元語曰西夷之樂曰禁東夷之樂曰朝離
萬物微離地而生也又曰朝離即株離也詩雅南周禮

鞮鞻氏注並云西夷之樂曰株離蓋出鈎命決與此異者詩正義謂物生與成皆有離其根株之義也嬰案今白虎通作株離而東都賦僣侏尫離罔不俱集則株侏朝尫四字皆聲轉而字通耳蔡文姬詩曰言尫離兮伏窈傳太子賢注尫離白奴言語之貌此與樂舞又別九章曰妬被離而障之嚴忌哀時命曰劔淋離而從橫王逸注淋離長貌王褒洞簫賦和紛離其四溢李善曰紛離聲四散貌風賦曰被麗披離善又曰四散之貌琴賦

豐融披離張銑注則曰披離通暢而清也太玄疑曰陰陽相磴物咸雕離後漢書郭后以衰離見貶夏侯湛山路吟曰丘陵兮連離爾雅曰覲髮莠離也郭璞曰謂草蒙木之茸翳蒼也莠離即彌離彌離猶蒙茸耳又古樂府木蘭詞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迷離亦作彌離莊子曰支離䟽者頤隱于齊肩高于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司馬彪注形體支離不全貌䟽其名莊子又曰闔跂支離無脈說衛靈公崔謨注曰闔跂偃

者也支離傴者也莊又曰支離叔與滑介叔觀于冥伯之丘李頤注支離忘形滑介忘智謝靈運詩曰曰余支離劉良注曰毀瘁也左傳哀二十五年衛侯為支離之卒杜預曰支離陳名魯靈光殿賦曰支離分赴呂尚注謂椽一一分布也魏都賦朱楠森布而支離法言何五經之支離注曰分散也孔叢子曰詞氣支離喻取多端是支離有數義也廣雅曰陸離參差也淮南子流漫陸離高誘注陸離美好貌楚詞玉佩兮陸離王逸注衆多

而美也九章曰帶長鈇之陸離呂尚注劍低昂貌招魂
曰長髮曼鬚艷陸離劉良注美色貌甘泉賦聲駢隱以
陸離呂向曰奔馳貌揚雄校獵賦牢落陸離郭璞注羣
奔走也賦又曰先後陸離張銑注分布貌賦更曰鮮扁
陸離劉良注陳列貌而史記相如賦前陸離而後滂滂
注曰皆神名也劉向九歎曰薜荔飾而陸離薦王逸注
陸離美玉也古樂府姑恩曲曰前導陸離獸後來朱鳥
舜鳳凰則又為獸名是陸離亦有諸義矣李陵書流離

辛苦上林賦曰流離輕禽張揖曰放散也顏師古注曰困苦之也長門賦涕流離而從橫劉良曰涕垂貌洞簫賦曳虹采之流離又曰優游流離劉良曰流離分散聲孫炎解大琴謂之離曰聲多變音流離也淮南子紛琳浪以流離路溫書死人之血流離于市陸機文賦終流離于濡翰李善注流離津液流貌李周翰曰水墨染于紙貌崔光表蒙曝塵日渙汗流離羽獵賦椎夜光之流離西域傳曰罽賓國出珊瑚虎魄流離孟康曰流離青

色如玉魏畧曰大秦國出黑白赤紅青綠縹紺黃紫十種
流離顏師古曰此自然之物采澤光潤踰于衆玉顏色
不恒此則流離之異義也詩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毛傳
曰離離垂也疏云垂而繁多也韓詩曰離離長貌南都
賦結朱實之離離呂向曰茂盛貌荀子勞苦事業之中
億億然離離然楊倞注離離不親事貌劉向九歎曾哀
悽歎心離離兮王逸注離離剝裂貌尚書大傳曰書之
論事離離若參辰之錯行李鏡遠詩簾影復離離釋名

曰籬離也以柴竹作之疏離離也左傳昭十三年蔡藩
為軍杜預注藩離也陸德明曰離依字應作籬今作離
假借也思玄賦曳雲旗之離離張銑曰飛貌摯虞思遊
賦曰眺懸舟之離離梁武帝詩飛鳥起離離柳惲詩離
離出塞禽沈約八詠鴈門早鴻離離度又秋夜詩離離
鴈度雲又詩白雲復離離何晏景福殿賦離離列錢張
銑注分別貌謝朓詩雜石下離離梁簡文詩離離細磧
淨河東記元和時江陵鬼詩秋天雲靜月離離此皆疊

字成文而義乃殊別者也易曰離為日故天問曰陽離爰死思遊賦曰尋凱風而南暨兮謝太陽于炎離支道林五月長齊詩朱離吐凝陽蓋謂夏日也梁昭明太子詩刻桷映晨離謂朝旭也而傅咸贈王何詩二離揚清暉李善曰二離日月也則離亦謂月矣又為星名隋天文志秦代東三星南北列曰離瑜離桂衣也瑜玉飾皆婦人之服星也班婕妤賦申佩離以自思師古曰離桂衣之帶也女子適人父親結其離而戒之又人名左傳

桓七年鄧侯吾離來朝文八年宋殺公孫鍾離襄十四
年范宣子執戎子曰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史
記李離者晉文公之理也華陽國志李雄亦有太尉李
離呂氏春秋吳王臣有要離吳越春秋吳有大夫被離
大戴禮曾子弟子單居離韓非子有魏相馮離又史記
燕有高漸離秦有尉斯離將王離驃騎傳有大當戶銅
離亦作稠離漢書濟東王彭離西域傳烏孫小昆彌拊
離車師後王須置離後漢西羌傳燒當種那離南夷傳

邛都大牛種封離蜀志張嶷傳旄牛夷種狼離益部耆
舊記有廣漢王離字伯元後趙錄有大將軍張離京兆
太守劉季離前秦有護羗將軍高離隋書周時突厥可
汗步離是也有為字者華陽志江原人美陽令王皓字
子離是也又人姓離朱後載記有北燕高雲幸臣離班
也又復姓莊子朱泚漫學屠龍于支離益司馬彪曰支
離益人姓名世本嬴姓之後為鍾離氏列女傳有無鹽
女鍾離春戰國策齊處子鍾離子史記楚鍾離昧後漢

鍾離意論衡有鍾離產公會稽典錄鍾離緒鍾離駟魏志吳將鍾離茂吳志鍾離牧是也又經野名管子曰方六里命之曰暴五暴曰部五部命之曰聚聚有市四聚為一離五離為一制是也又縣名地理志太原之予離九江之鍾離沛郡之符離是也又郡名晉書蕪峻平後于漢故九江郡界置鍾離郡是也又山名山海經支離之山消水出焉水經作攻離山海經又曰合離山在酒泉會水縣東北後漢南蠻傳巴郡五姓蠻出于武落鍾

離山山有赤黑二穴水經注河南有澗水出離山東南
流注于離山澗水也又丘名越絕書勾踐馳于離丘也水
名尚有之漢書鬱林臨城縣有侵離水行七百里水經
注瓦亭水南逕成紀縣歷長離川謂之長離水也亦湖
水名水經注子胥瀆水東入離湖湖在華容縣東亦城
名左傳舒鳩有離城形地志斛城縣有扶離城也亦地
名世本闕居篇曰孰哉居番離孰姑徒勾吳漢書路博
德封邳離侯表云在朱虛路史曰離本舒鳩地今通利

軍之黎陽有故東離城漢鄧弱封離侯于此魏志夏侯淵傳略陽有長離諸羌所屯又涼記呂纂討業沮渠蒙遜屯臨洮為業聲戰于合離是也亦關名後漢班勇傳馬耆國有爵離關是也亦以號寺釋道安西域記龜茲國北山上有寺名雀離大清淨又北齊書宣城公廠至永巷被執送華林園雀離佛院拉殺此在鄴者亦以字塔伽藍記乾陀羅城東南有雀離大浮圖是也至于國名則地理志自合浦船行數月有諶離國西域傳烏弋山離

國烏貪訾離國後漢西域傳東離國在天竺東南扶餘
北夷有索離國論衡作索離魏略作橐離魏志韓在帶
方南有古離國一離國楚離國畢離國又有牟盧卑離
監奚卑離諸國晉書裨離國在肅慎西北馬行可百二
日維摩詰經有毗耶離國鳩摩羅什注曰毗言稻工之
所宜耶離言地平廣莊嚴也長阿含經作毗舍離方等
泥洹經作維耶離拾遺記有泥離之國而前趙錄劉聰
子約死于不周山見蒙珠離國等是也亦軍名杜氏通典北

庭節度使管墨離軍在晉昌郡西北千里唐書張守珪
為瓜州刺史墨離軍使而王忠嗣伐吐谷渾于墨離是
也又驛名唐地理志自振武軍經尉遲川苦拔海九十
里至莫離驛又營名魏志帶方郡有崎離營又戍名魏
常景傳安州有石離戍是也亦官名魏志倭人大官副曰
卑奴母離是也若漢書武紀有李息衛青出雲中至高
闕西至符離而衛青傳討蒲泥破符離崔浩以符離為
漠北塞名如淳以蒲泥符離為二王號未審誰真耳又

親黨亦名之爾雅姊妹之子為出出之子為離孫劉熙
曰言遠離已也野服亦名之酉陽雜俎武寧蠻好著芒
心接離名曰亭綏幙頭亦名之張彥遠論畫云幅巾傳
于漢魏幕離起自齊隋幙頭始于周朝是也貧衣亦有
之釋名曰繭幕也貧者著衣以幕絡以絮或謂之牽離
煮熟爛牽引使離散如綿也甲帳亦有之洞冥記漢武
帝置麗娟于明離之帳是也樂器又名之陸鴻漸武夷山
記幔亭之宴命謝英妃撫長離長離者大箏也詩篇亦

名之毛詩序曰黍離閔宗周也歌曲亦名之襄陽耆舊
傳楚有善歌者曰陽春白雪朝日魚離漢鼓吹鏡歌有
翁離曲其詞曰攤離址中可築室何承天作雍離篇詞
曰離士多離心吳邁遠作長別離曲江淹作古別離梁
簡文作生別離又有雙燕離是也唐撫言元相公在湘東
時幕府有薛書記酒醉後擲注子擊傷公猶子遂出幕
既去作十離詩以贈十離者犬離主筆離手馬離廐鷄
鷓離籠燕離巢珠離掌魚離池鷹離鞲竹離亭鏡離臺

也賦頌亦名之魏文帝有感離賦北齊書魏收病甚放
二姬及疾瘳追憶作懷離賦是也著書亦名之梁蕭圓肅
撰淮海亂離志是也又穀名拾遺記背明國有傾離豆見
日葉垂覆地食者不老不疾又淮南泰族訓曰離先稻
熟而農夫耨之高誘注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
耨之謂少實也又草名本草曰防癸一名爵離離騷曰
扈江離與辟芷王逸曰江離香草名子虛賦江離蘼蕪
注引張勃曰江離出臨海縣海中色青似亂髮郭義恭

云江離赤葉藥對曰藜蕪一名江離博物志曰芎藭苗
曰江離根曰藜蕪也又古今注牛亨問將離別相贈以
芎藥者何董仲舒荅曰芎藥一名可離故將別以為贈
又東方朔傳文帝莞蒲為席師古曰莞夫離也今謂之
蔥蒲又抱朴子仙方有合離草一名離母根如芋魁亦
木名子虛賦檠離朱楊張揖曰檠皮可染者離山梨
也又西京雜記上林苑有流離樹十株亦鳥名詩流離
之子毛傳曰鳥也少好長醜陸璣疏曰梟也關西謂之

流離大則食其母廣雅曰鷓離怪鳥屬也又獸名史記
牧誓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班固典引曰虎
離其師又周書及北史突厥之先狼種故旗纛上施金
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又魚名上林賦
鮪鱮漸離司馬彪注漸離魚名史記作漸離亦蟲名古
今注蜻蜒小而黃者曰胡離然則十六義外尚得百六
十弱侯之說蓋出黃公紹直翁韻會隘矣更案郭璞爾
雅注曰鷓鴣猶流離詩所謂流離之子則字異也郭又

曰黃鳥俗呼黃離留說文曰離黃倉庚也皆不云黃離
惟呂覽仲春蒼庚鳴高誘注曰蒼庚黎黃楚人謂之黃
離云見說文誤也又荀子曰騂騶驪驥織離綠耳古之
良馬也李斯蓋傳其師說耳

苴有十四音

焦氏筆乘曰苴字有十四音七閤切麻也子閤切苴
杖也又子旅切履中薦也又布交切天苴地名在益
州見史記注又天苴與巴同又子邪切菜壤也一曰

獵場又似嗟切苴咩城在雲南又鉏加切詩傳曰水中浮草也水草曰苴字一作蒼又作淶今作渣非又都賈切土苴不精細也又側下切糞草也又則魚切說文曰酢菜也酢古醋字又莊俱切姓也漢有苴氏又則吾切茅藉祭也又將預切糟魄也又子余切苞苴囊貨也

通之曰此說多本黃氏而案據不審予為再考之有當從子餘聲者毛詩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箋

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曲禮凡以弓劍苞苴篋筥
問人鄭玄注苞者苞裹魚肉或以葦或以茅疏曰苴以草
藉器而貯之物也內則炮取豚編萑以苴之陸德明曰
苴苞裹也禹貢孔安國傳曰王者封五色土為社建諸
侯則割其方色土與之使立社苴以白茅陸德明曰苴
苞裹也史記司馬穰苴者田氏庶孽齊景公尊為大司
馬說文曰苴履中草也廣雅藁苴苴苴普各切苴子
魚切有從子都聲者周禮鄉師共茅蕝鄭玄注曰苴即

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又司巫共菹館杜
子春云菹讀為鉏書或為租茅裹肉也鄭玄亦引儀禮
作苴藉也儀禮主人取黍稷祭于苴鄭玄曰苴所以藉
祭也孝子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于其位設苴以定
之或曰苴主道也此蓋菹苴同也陸氏讀又則魚反又
子徐反又將呂反又曰劉昌宗音緇有從七餘聲者詩
叔苴傳曰苴蔞子曰疏曰拾取麻實以供羹菜也禮記
間傳何以服苴苴惡貌也疏曰苴是黎黑色故為惡貌

又從七須聲禮記苴杖竹也疏曰苴者黠也心如斬斫
貌必蒼苴自然苴惡之色惟有竹也功臣表荻苴邑名
在渤海管子曰苴多滕墓此與菹同趙岐孟子注曰菹
澤生草者也臻魚切有倉胡切者莊子顏闔苴布之衣
陸德明曰苴音麤有七加聲者詩如彼棲苴傳曰水中
浮草也箋曰樹上之棲苴疏曰苴是草木之枯槁者在
樹未落及已落為水所漂皆稱苴也此則字與槎同
奴傳出九原二千餘里至浮苴井亦當作此讀耳有子

與切者漢書終軍傳苴以白茅于江淮服虔曰苴作席也師古曰苴音沮又子豫反非苞苴之苴也又有同咀字者枚乘兔園賦選擇純熟絜取含苴注曰苴與咀通廣韻曰子與切又慈呂切有從才古聲者爾雅蔞蘆郭璞曰作履苴草疏蘆即蒯類中作履底字苑云鞞苴履底故云作履苴草是則字與蘆同也有從才野聲者荀子大略篇曰蓋苴路作似知而非注曰苴讀為姐謾也趙蕤注長短經知人篇曰苴者類智而非智或讀為姐

伺也

唐藝文志趙鞅字大賓梓州人開元召不赴有長短要術十卷

有從側雅聲者莊

子土苴以治天下司馬彪曰和糞草也李頤曰糟魄也

陸德明曰土苴無心之貌又有從知雅聲者高誘呂氏

春秋注曰土瓦礫也苴草蒯也土鼓蒯桴伊耆氏之樂

也孝經曰安上治民莫善于禮移風易俗莫善于樂故

可以治天下苴音同鮓矣至于如人姓者廣韻子魚切

貨殖傳平陵苴氏為天下高訾又列子有蒲苴子無切

莊俱者說文苴酢菜側魚切黃氏云臻魚切字與苴字

不關又廣韻菹楚葵生水中側加切渣與澁同泐為棠
汁皆與苴字大異強傳成音殊為成蛇足若張儀傳苴
蜀相攻擊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包黎之包音
與巴相近以為今之巴郡索隱曰苴音巴謂巴蜀之夷
自相攻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草名今論巴遂誤作苴
也或巴人巴郡本音芭苴得名所以其字遂以苴為巴
也注引天苴即巴苴也譙周蜀人知天苴之音讀為巴
黎之芭按芭黎即織木苴所以為葦籬也今江南亦謂

葦籬曰芭籬嬰按華陽國志曰蜀王別封弟葭萌于漢中號苴侯因名其邑曰葭萌苴侯與巴王為好巴與蜀讐故蜀王怒伐苴侯苴侯奔巴求救于秦周慎王五年秦張儀司馬錯伐蜀因取苴巴焉據此則史記所云苴蜀相攻擊者乃蜀王伐葭萌而苴侯奔巴時事司馬貞以苴字為誤是不知有苴侯也夫苴邑葭萌巴都江州裂疆分土各守其疆號苴何得有芭音若隣壤同好而國名不殊遠怒邦交近惑民聽千八百國未見此倫尋

允南所謂天苴讀如褒中之褒當是益州別邑地名乃
聲與巴近非謂苴即巴也徐野民疑為巴郡已非小司
馬之說愈背焦信為伯加聲過矣且子虛賦諸柘巴苴
文穎曰巴苴草名一名巴蕉南方草木狀芭蕉或曰巴
苴則苴無乃有即消之切乎又唐書地理志安南通天
竺道自羊苴咩城西至永昌故郡三百里又曰雲南八
十里至白崖城又八十里至龍尾又四十餘里至羊苴
咩城宋董衡釋音云苴鋤駕切咩迷遮切則焦氏以苴

為似嗟切者蓋因咩字而誤也羊苴咩城今在大理府
史炤曰苴音酢又徐嗟切咩音養又彌嗟切薛能聞官
軍破吉浪詩越舊通遊客苴咩開聚蚊又西縣塗中詩
野色生肥芋鄉儀搗散茶梯航經杜宇烽火徹苴咩新
唐南詔傳曰王都羊苴咩城又曰夷語臉若州有苴咩
臉據此苴咩有兩也又曰王親兵曰朱弩佉苴佉苴韋帶
也擇鄉兵為四軍羅苴子戴朱鞮蓋走險如飛百人置
羅苴子統一人又曰望苴蠻者在蘭蒼江西男女勇健

馳突若神凡出兵以望苴子前驅

詩用坐字

筆乘曰北齊劉逖詩無由似玄豹縱意坐山中坐字
甚奇張說樹坐參猿嘯杜甫楓樹坐猿猱黃鶯並坐
交愁濕又巫山秋夜螢火飛踈簾巧入坐人衣薛能
花欄鳥坐低蓋皆出逖然黃鶯螢火二語風致遠勝
可謂青出于藍矣

通之曰豹本能蹲猿更解坐此原物性何足為奇且潛

坐山中逖以自况非指文豹而言張說之樹坐參猿嘯
沙行入鷺群坐參行入亦寫人遊非為猿鳥咏也至黃
鸝丹鳥用之雖曰清新亦涉纖巧劉逖既非作者子美
曷為相師子案古樂府鳥生八九子端坐秦氏桂樹間
漢人所唱杜薛蓋祖之耳

巵林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卮林卷七

詳校官中書臣朱文翰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中書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陸湘

謄錄監生臣湯師錫

欽定四庫全書

卮林卷七

明 周嬰 撰

洗梅

宣城梅鼎祚禹金撰書記洞詮百十六卷又有
詩乘古樂苑諸編暇日披覽使人忘疲間有疎
違稍為洗練故題曰洗梅

吳陸景

書記洞詮載吳陸景答從兄安成王書曰奉告清言

溢目眷逮周委炎光已盛願此勝宜仰承發止已次
新林引邁務殷無妨怡賞三湘奧區九疑形勝浮州
動浪聞眠鷗之舊說安流洞浦憶采若之遺風昔景
伯出蕃高風振古叔英之部清約見稱兄政譽平宣
威和兼濟加以夏石竒雲秋江迴月翰飛紙落理豐
詞富賞未興餘時希憶逮睽離方遠川塗修曠炎涼
方改願加珍勗綠字可傳白雲終間心傷淚灑投筆
無宣梅氏云安成王疑有誤

洗之曰藝文類聚友悌門有吳陸景與兄書下連又景
答從兄安成王書云云梅氏憑之子謂此書詞條綺蔚
乃齊梁人語其體裁駢麗亦三國未有尋思久之因考
梁書安成康王秀梁太祖順之之子吳平侯蕭景太祖
弟崇之之子也實為從兄弟秀天監元年封六年都督
荆湘九州諸軍事安西將軍荊州刺史立學校招隱逸
討蠻叛贍災民簡貧老百姓甚悅景亦以高祖踐祚封
七年使持節督秦郢州之竟陵軍事寧蠻校尉雍州刺

史書中皆言荆湘事蓋卽是時也此當吳平侯蕭景答從兄安成王書藝文類聚脫平侯蕭三字耳梅氏不疑吳陸景之譌而疑安成王之誤殆未繹書中語乎叔英者吳書孫峻字叔英堅族孫也性度恢弘才經文武為定武中郎將屯戍薄落書蓋以宗室故實喻且為孫氏事益知此書非出土仁也然呂祖謙卧游錄及尺牘清裁並云吳陸景士仁筆則數公先不能辨矣

至尊

洞詮周瑜與孫權牋曰當今天下方有事役是瑜乃
心夙夜所憂願至尊先慮未然然後康樂今既與曹
操為敵劉備近在公安邊境密邇百姓未附宜得良
將以鎮撫之魯肅智略足任乞以代瑜隕路之日所懷
盡矣梅氏云按權是時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牋安
得即稱至尊此吳史氏追稱之文耳

洗之曰孫權稱帝後羣臣俱呼陛下自稱吳王以前
其承兄始據江東之日羣下皆呼至尊如劉備伐吳陸

遜疏云伏願至尊高枕此黃武元年權稱王時也呂蒙當襲南郡說權曰至尊以征虜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此建安二十四年也權征合肥為張遼所襲賀齊曰至尊人主常當持重則建安二十年也自十四年劉備表權行車騎將軍領徐州牧而瑜遂隕嗣後權未進號也曹公破走權迎魯肅肅曰願至尊威德加于四海已在建安十三年權征黃祖時甘寧曰至尊當早規之又十二年權直為討虜將軍領會稽太守耳容齋續筆

嘗以吳書稱孫權至尊為疑子謂此或虞溥陳壽謬相推與然漢書樓護傳主簿諫王商將軍至尊不宜入閭巷是將軍曾稱至尊也黃義仲十三州記曰郡之言君也改公侯之封而言君者至尊也是郡守亦可稱至尊矣權既假討虜守會稽雖稱至尊亦不足怪

杜書

洞詮杜預與子貺書曰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室中勿復以借人梅氏

曰預子錫無名貶者

洗之曰子謂貶義與錫同將撰書者諱錫而假之乎然
李濟翁資暇集曰惜借書籍俗曰惜一癡借二癡索三
癡還四癡案玉府新書杜元凱遺子書曰書勿借人古
人諺云借書一啗還書二啗後更生其詞至三四因訛
為癡也洞詮無古諺兩語而尺牘清裁載王樂道與穆
四書云出師頌絕妙古語借書一瓶還書二瓶在何遜
上洞詮仍之亦載梁七卷末在王次道後而注云唐韻

古之借書盛酒瓶名甌楊用修六書索隱云甌借用鷓
揚雄酒箴所謂鷓夷也唐詩金錢百萬酒千鷓嬰考聞
見錄曰俗語借書與人為一癡還書為一癡常疑借書
還書理也何癡之云後見王樂道與錢穆四書云云乃
知今人訛以甌為癡也按說文甌酒器唐韻亦曰甌酒
器大者一石小者五斗古借書盛酒瓶蓋唐時所解已
然則作甌者近是但以瓶盛書殊乖于義尋繇恠意當
是謂借書時餉酒一瓶還書時復餉酒一瓶庶可通也

又段成式廬陵宮下記曰今人云借書還書等為二癡
據杜荊州書告貺云知汝頗欲念學今因還車致副書
可按錄受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古諺云有書借
人為嗤借人書送還為嗤也則本作嗤字以瓶代嗤後
人之鑿也洞詮有譌此書差可相證穆四不審其人當
是如中郎第五之類或錢穆叔之譌乎王樂道者王荆
公有和其烘蟲詩宋史王陶字樂道英宗太子詹事神
宗拜樞密御史中丞力攻韓琦徙知陳州正與穆叔同

時此宋代人洞詮系之于梁豈梁有與同姓者乎梅氏考撫弘博彈駁精核此條似覺未確宜更詳之

陸書

洞詮陸雲答兄書曰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梅氏引選注沈約彈王源文曰高門降衡雖自己作顏延年詩幽門樹蓬黎本此

洗之曰予按陸雲答兄平原詩曰華堂傾構廣宅頽墉高門降衡修庭樹蓬感物悲懷愴矣其傷選注中作答

書蓋字譌耳梅氏不覺宜刪

又

洞詮陸雲與兄平原書曰一日案行并視曹公器物
琉璃筆一枚所希聞景初三年七月劉婕妤折之見
此期復使人悵然注引周處風土記案魏武帝于漢
為相不得有婕妤又景初是魏明帝年如此則文帝
物也與曹公器玩同處故致舛錯矣

洗之曰予覽荆楚歲時記曰陸士衡云魏武帝劉婕妤

以七月七日折琉璃筆蓋卽風土記中語案雲書但謂
魏武物至景初時為宮人所折耳二記並誤又云是士
衡書亦舛然謂魏武不得有婕妤尤非也魏武遺令曰
吾嬖好伎人著銅雀臺于臺堂上施六尺牀張總帳朝
脯上脯糒之屬月朝十五輒向帳作伎據此則曹公當
時頗奪漢宮嬪御不覺于遺令露之耳

又

雲再拜爾乃使熊羆之士虓闕之將雄聲泉湧逸氣

風亮超三軍以奔厲賈餘勇以成壯兆洪音于寂寞
先無聲而高唱元兵時紛若屯雲煥若積波授教斯
謚靜言勿譁嚴鼓隱其雲戒當作雷萬夫翕而成和治

安步以止立應金奏而靡戈進總干以乘言退揮旅
而成羅及至景陵禮既畢歸旅將振尋縈員轉因瀨
蓋旋若疾流之繞駿沈驚颺之靡狂塵羊腸轉時命
屏翳以夕降式飛廉而朝興涂蒙雨而後清景帶天
而先澄陪俊臣於雕輅列名僚于後乘猛將起而虎

嘯商風肅其來應士憑勢而響駭馬噓天而景凌

梅禹金曰此有韻之文頗大類賦不知首何以云再拜為書也前書有云此中語于諸賦中何如且篇內有羊腸轉時之語則此為賦明甚然特言兵旅豈所謂羊腸轉者或是陣法如率然邪當以此附書後并呈平原後人混寫耳

洗曰嬰按陸雲南征賦序曰太安二年秋八月羊玄之皇甫商敢行稱亂遷逼乘輿大將軍身統三軍以謀國

難四方之會衆以百萬軍旅之盛自古未之有也十月
軍次朝歌講武治戎觀兵于殷墟于是作南征賦觀此
首所載命屏翳十句與熊羆之士至成羅十八句並在
賦中但無元兵時三字與及至景陵至羊腸轉時七語
耳中間章次字法亦微異同蓋此屬草未定先呈平原
也所謂靜言勿譁景陵禮畢陪俊臣于雕輅列名僚于
後乘皆非征伐之容乃是說講武事雲更有與兄書云
欲作講武賦遠言大體獻之大將軍才不便作大文得少

許佳語不知此可出否故鈔以白兄推尋始末正謂此篇數行所謂少許佳語也禹金注云雲集無講武賦予謂雲易講武為南征耳然此首非書在洞詮中宜刪

予又按晉書帝紀及八王二陸傳成都王穎為大將軍都督中外諸軍事轉陸雲大將軍右司馬前鋒將軍穎恃功驕奢百度廢弛憚長沙王又在內與河間王顯表誅后父羊玄之左將軍皇甫商以平原內史陸機為前鋒都督與顯將張方伐京師惠帝遣皇甫商距方于宜

陽九月癸巳羊玄之奉帝旋于城東頴次朝歌機列軍
自朝歌至于河橋鼓聲聞數百里漢魏以來出師之盛
未之有也十月戊申長沙王入奉天子與機戰于鹿苑
機軍大敗頴收斬之并收雲夷三族據此蓋與雲南征
賦序同雲兄弟皆在頴軍也委身非所以臣伐君天人
不與長沙忠于帝室羊及皇甫帝所倚仗而謂之稱亂
諂頌成都以及孔懷謂逆為順祇為詞費且臨事而懼
此正其時而游情文墨以百萬之師為詭曾未浹日身

死族殲于盧志何尤于孟玖何恨乎此賦蓋雲之絕筆也

苻丕書

洞詮苻丕致謝玄求救書曰欲假途求糧還赴國難須援軍既接以鄴與之若西路不通長安陷沒請率所領保守鄴城乃羈縻一方丈降而已注云晉書苻丕鎮鄴為慕容垂所攻請救于玄書稱云云

洗之曰此首詞理舛錯不全按書似苻丕在鄴進退路

窮司馬楊膺倡歸順之計丕不從及為王師所敗乃請
救于玄崔史謂之書稱蓋約畧其詞且發露其詐耳須
援軍二語述丕二端之意乃羈縻兩語則笑丕偽降之
情按王莽傳瓜田儀文降未出師古注曰上文書言降
而身未出也後漢書皇甫規傳貸賂羣羌令其文降後
秦錄姜紀說姚碩德曰呂隆孤城無援大軍臨之勢必
請降然彼徒文降而已未肯遂服也蓋與此同梅氏皆
以為不書誤矣

謝書

洞詮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溪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嘆其竒絕遂書突星瀨于石注引李白詩遠尋惡溪去不憚惡溪惡途間李北海灘聞謝康樂

洗之曰按御覽引處州圖經曰麗水縣有惡道有突星瀨謝靈運與弟書曰聞惡道溪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永嘉記曰王右軍遊惡道灘竒絕遂書突星瀨于石

又書部引永嘉郡記曰昔王右軍經于惡道右軍書南邊大石今猶見墨跡而字不甚了了尋靈運書只聞惡道二語耳王右軍二語乃引永嘉記也洞詮依尺牘清裁刪永嘉記曰四字而并以為謝書非也又惡道溪作惡溪道亦倒矣

王徽

洞詮王徽與何偃書曰吾與義興真恨相知之晚每惟君子知我者若夫嘉我小善矜余不能惟賢叔耳

梅氏云徽琅邪臨沂人歷廷尉為交州刺史何偃叔父悠之為義興太守侍中太常與徽相善悠之卒徽與偃書尺牘作王微與偃書蓋亦誤也

洗曰按宋書吏部尚書江湛舉王微為吏部郎論者云微見舉何偃亦參其議偃慮為微所咎與書自陳微報偃言書首云卿昔稱吾于義興吾嘗謂之見知則何尚之傳所云弟悠之與琅邪王微相善者蓋即王微特字為偃耳史以王微名士故引其與偃書示悠之雅人

深致也良吏傳云太祖元嘉四年以廷尉王徽為交州
刺史其人非有才聞何足重悠之而休文著其寥寥數
語耶微傳云年十六舉秀才元嘉三十年卒時年二十
九予謂亦譌也當作二十九年卒時年三十何者江湛
為吏部尚書元嘉二十七年也微卒遺令以常所彈琴
置牀上何長史來以琴與之何長史者偃也偃為始興
王濬北征長史元嘉二十九年也上距四年二十六載
矣王交州尚無恙乎考異苑曰王徽之宋文帝元嘉四

年為交州刺史在道有客命索酒炙炙至取自割之終不入怒投地顧視向炙變為徽之頭又覩其首在空中至州便殞又幽冥記曰元嘉中交州刺史太原王徽始拜察車出行聞其前錚錚有聲見一輛車當路而餘人不見至州遂亡二事太平廣記並載太平御覽引異苑太原王徽之字伯猷亦言對客割炙事據此則是時徽亡久矣微又有與從弟僧綽書勸以持盈畏滿而僧綽傳亦曰元嘉末參與朝政從兄徽清介士也懼其太盛

勸令損抑此與徽書事合則徽字亦謚為徽矣又謝莊傳元嘉二十七年索虜寇彭城虜尚書李孝伯與鎮軍張暢共語孝伯訪問莊及王徽此徽字亦徽之誤若交州刺史所謂車載斗量名聲何足達于異域洞詮謂徽琅邪臨沂人蓋誤以尚之傳謚字之徽為即王交州不知交州乃太原人也史冊轉寫帝虎日增論世考時梗際自得僧綽傳云元凶收害之時年三十一若徽卒于三十年而年二十九則僧綽為從兄矣此題王氏為得

梅氏失之當改從尺牘

詔報

洞詮魏太武帝詔報太子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假復求訪此人輩亦何可得注曰李孝伯為高祖所任遇太子奏請徵賢詔報之見孝伯子豹子疏

洗之曰按豹子上書曰于時儲后監國奏請徵賢詔報曰朕有一孝伯足以治天下何用多為此無假復求訪

兩語惟孝伯本傳恭宗曾啓世祖廣徵俊秀世祖曰朕有一孝伯云云蓋面相往復之語非詔板也又魏收之書魏主問答通謂之詔豹子書意或同耳

勅

洞詮魏宣武勅奚康生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注云梁直閣將軍徐玄明戍郁州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梨并棗柰果面勅云云

洗之曰按面勅者面諭耳非勅書也洞詮收之非是

崔元

洞詮盧璩與崔元書曰豈有亂首抗巾以入都城衣不在體而以適人昔戴叔鸞箕坐見邊丈禮此皆衰世之慢行也注曰元散騎常侍鴻子秘書郎謀反逃竄赦免

洗之曰按太平御覽簡傲門應璩與崔元書元傳在晉書上洞詮乃列之後魏為盧璩書盧璩于魏無所見若崔鴻子則名子元與此不合惟崔寔字子真一名台字

元始寔不拘細行休璉差及同時或與書箴之乎

李弼莊弼

洞詮載魏孝靜帝答李弼詔注云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仕魏中書令性好名理探味玄宗帶并州驃騎府長史表上注老子道德經詔答之又載莊弼遺張普惠書注曰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歷膠州刺史忤顯祖誅普惠魏諫議大夫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公普惠疏陳不可太后召五品以

上博議普惠不屈弼遺之書普惠美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杜弼字輔玄中山曲陽人注老子表
上帝答詔洞詮作李弼誤矣又魏書張普惠傳莊弼與
普惠書莊弼杜弼不知是一是二清裁作杜弼洞詮仍
作莊弼而又注云字輔玄中山曲陽人且并以與邢邵
書者為一人按魏孝靜詔及與邢邵書並見北齊書中
杜弼傳洞詮一以為李弼一以為莊弼而杜臺卿之父
反沒其姓名誤亦甚矣

高隆之

洞詮齊文襄帝密與高隆之書曰仲密枝黨與之俱
西者宜悉收其家屬以懲將來注云右出資治通鑑
隆之字延興高平金鄉人魏太保入齊錄尚書事領
大宗正高仲密之將叛陰遣人扇動冀州豪傑使為
內應東魏遣高隆之馳驛慰撫由是得安澄密書與
隆之

洗之曰按北齊書有高隆之封隆之二人同名也封隆

之字祖裔渤海裔人魏孝靜帝時尚書侍中興和元年拜
右僕射武定初北豫州刺史高仲密將叛遣使陰通消
息于冀州豪望詔隆之馳驛慰撫遂得安靜世宗密書
與封隆之云仲密枝黨同惡向西宜悉收其家累以懲
將來隆之啓高祖事遂得停據此文裏書與封祖裔也
司馬誤以為與高延興梅氏承之奚啻千里

答贈詩

梅鼎祚詩乘載邯鄲淳答贈曰我受上命來隨臨淄

與君子處曾未盈期見召本朝駕言趣期羣子重離
首命于時餞我路隅贈我嘉辭既受德音敢不答之
余惟薄德既局且鄙見養賢侯于今四祀既庇西伯
永誓沒齒今也被命義在不俟瞻戀我侯又慕君子
行道遲遲體逝情止豈無好爵懼不我與聖主受命
千載一遇攀龍附鳳必在初舉行矣去矣別易會難
自強不息人誰獲安願子大夫勉簣成山天休方至
萬福爾臻注曰此淳應召別臨淄侯詩也

洗之曰按文選三山詩注引行矣去矣別易會難兩句
以為邯鄲湛贈伍處玄詩尋詩中稱西伯聖王者蓋主
曹瞞而賢侯我侯謂子建也君子羣子子大夫之稱皆
呼同僚則選注所云答伍處玄為得梅氏蓋臆說之謬
然以會畧考之是時曹瞞為漢丞相子桓五官中郎將
耳門生下吏便已擁戴推崇至云聖主受命曰附鳳攀
龍而明目張膽曾不有所顧忌當塗之臣吏皆如此則
漢祚安得久長

歌闋

詩乘載青溪小姑歌二首一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
丹心寸意愁君未知二曰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幕
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

洗之曰續齊諧記曰會稽趙文韶為東宮扶侍住清溪
中橋與尚書王叔卿家隔巷秋夜佳月悵然思歸倚門
唱西烏夜飛其聲哀怨忽有青衣前曰王家娘子逐月
遊戲聞君歌聲故遣相聞文韶便邀相過女年十八九

行步容色可憐將兩婢自隨曰聞君歌聲豈能為一曲
耶文韶為歌草生磐石下音韻清暢深會女心女曰但
令有瓶何患不得水顧婢子取筥篋為扶持鼓之約兩
三彈泠泠楚絕乃令婢子歌繁霜自解裙帶繫筥篋腰
抽簪扣之以倚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枝丹心寸意
愁君未知歌繁霜侵曉暮何意空相守坐待繁霜落歌
闕夜已久遂相佇燕寢四更別去脫金簪贈文韶文韶
報以銀梳白琉璃七既明文韶出偶至清溪廟歇神座

中見梳疑之屏風後則七在焉篋篋帶宛然如故廟有
女姑神像及青衣婢在前皆夜所見者宋元嘉五年也
按此歌本是一章紀作二首詩乘因之而歌繁霜侵曉幕
句乃作歌闋夜已久繁霜侵曉幕予按歌闋句乃記者
之言述其留連光景意耳覽齊諧志自明且既云歌闋
豈可入詞乎禹金識曲者也顧亦草草如是若詩歸止
選日暮四句乃棄其半也

詩乘又云此歌本在宋而小姑晉人晉清商有青溪小

姑曲因附晉子謂此叔庠假託為詩何暇辨其真晉宋
且黃能之魄晉世始聞白馬之神五季方著亦可附
之虞日魏年乎異苑曰青溪小姑蔣子文第三妹子文
孫氏時人母乃當復附吳耶按齊諧未嘗言是青溪小
姑之為說乃諸家俱失之矣

陸凱

詩乘載陸凱贈范曄詩曰折梅逢驛使寄與隴頭人
江南無所有聊贈一枝春梅氏注引荊州記曰陸凱

與范曄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來詣長安兼贈之詩
陸凱字智君代北人梅曰按范曄未嘗至長安此當
有誤

沈之曰予按陸智君仕孝文之朝孝文立三年而齊已
受禪與蔚宗生不同時若詩果智君所作則陸出代北
范產江南范宜以梅寄陸而陸乃折花貽范何其倒也
吳志陸凱字敬風吳郡人為孫皓左丞相而御覽十九
卷引荊州記作凱與路曄為友寄梅贈詩其詩作折花

逢秦使所謂路聘者史未有見而所稱陸凱亦未曉是
敬風否也詩藪云吳有丞相陸凱集一卷非折梅之陸
凱也然有集傳于隋則詩文固非所短矣此亦持其兩
端焉耳

李那

梅氏詩乘載李那有適重陽閣詩曰銜悲向玉闕垂
淚上瑤臺舞閣懸新綉歌梁積故埃紫庭入綠草丹
墀染碧苔金扉晝常掩珠簾夜暗開方池含水思芳

樹結風哀行雨歸將絕朝雲去不迴獨有西陵上松
聲薄暮來

梅禹金注曰徐陵與李那書曰獲陪駕終南入重陽
閣詩昔魏武虛帳韓王故臺自古文人皆為詞賦未
有登茲舊閣歎彼幽宮標句清新發言哀斷豈止悲
聞帝瑟泣望羊碑一咏歌梁之言便掩盈懷之淚正
指是詩也舊題作重適陽閣乃倒置之誤庾信宇文
昶並有陪駕終南詩李那當與同時又曰按周書武

帝保定元年遣治御正殿不害使陳文苑英華徐陵
與李那書云殿儀同至止那答書云殿御正啣命來
歸正謂不害其稱那云雍容廊廟獻納便繁則仕周
者也

洗之曰按周書明帝武成二年三月重陽閣成會郡公
列將卿大夫于芳林園賜錢帛四月帝崩然則閣蓋周
明之雀臺那亦經賜物者故詩皆悲慟語文苑英華題
作重適陽閣諸家皆承其誤今從梅氏

嬰又按周書北史李昶頓丘臨黃人小名那祖彪名重
魏朝父遊有才行爾朱之亂遊奔江右昶幼解屬文十
歲為明堂賦周文以為丞相府記室叅軍轉黃門侍郎
封臨黃伯奏為御史中尉賜姓字文氏拜內史明帝初
行御史中大夫保定初進驃騎大將軍開府轉納言進
爵為公昶于周文世已當樞要兵馬處分專以委之詔
冊文筆皆昶所作常曰文章不足流後世經邦政治庶
及古人故文筆了無藁草惟留心政事此頗與陵書合

文苑英華李那答徐陵書曰僕世傳經術才謝劉歆家有賜書學非班嗣弱齡有意頗愛雕蟲歲月三餘無忘肄業此與昶傳又合則李那即是李昶耳然徐陵贊美那終南陽閣二製而今傳陪駕終南者乃宇文昶作庾信既和宇文內史終南篇又有和宇文內史入重陽閣之作竊謂昶以賜姓宇文故稱宇文昶何者庾子山撰周將相文如田弘段永辛威陸逞鄭常諸人功在伯朝名書周史即松楸掩隧碑表在阡咸從賜姓之榮舍因

生之本且陸通之女遂襲步孤竇熾之娃亦承紇豆市
朝亟革李和始變其名羈旅無歸高賓仍傳其嗣雖國
史存其舊德而朝典守其憲章湮沒雖多梗概猶在外
此唯唐瑾遺傳萬鈞靡稱崔訖殘碑屬籍不綴此例差
寡蓋有之焉以是而推則宇文內史又即李那也宇文
昶騰于朝列示不違君李那行于隣交示不誣祖况那
父在江南則徐陵所居父母國也與書稱名安可不從
父所命反覆論世灼然可憑庾信重陽閣之詩亦殊覺

甚為愴惻蓋即和此篇云

原謝

知星

五雜組天部引習鑿齒謂星人曰君嘗聞知星宿有
不覆之義乎大凡占星者皆于中天野外窺之故云
不覆

原曰知星宿衣不覆古之遺諺也晉陶侃宅無吉凶攝
生論引之謂術彌精而窮益甚也是以桓宣武以絹一

尺為戲在杭不悟晉書有字為衣字之譌遂至燕說矣

奔牛

五雜組云丹陽有奔牛壩相傳梁武帝時有人于石
城掘得一僧瞑目坐土中奏于帝帝問誌公公曰此
入定耳令人于傍擊磬則出定矣帝命試之果開目
問之不答誌公乃說其前事僧一視誌公即起南向奔
去帝遣人逐之至此地化為牛因名近時樵陽子亦
類此

原曰按南齊書全景文與沈休之出都到奔牛埭有人相之曰君等皆方伯也景文孝建初以功封漢水侯宋書曰孔覲反會稽太守遣建威將軍沈懷明東討至奔牛築壘自固又元凶劬之立世祖入討遣顧彬之劉季之合勢與劬將燕欽等相遇於曲阿奔牛塘欽等大敗據此則奔牛之名宋齊前已有云梁僧化謬也

申董

灞字

董遐周吹景集曰古音畧澗字立書涉切引董仲舒
頌舟輿浮澗章樵注澗浮棧之類此字諸書不收張
按荊州記澗陽縣東有鳳岡江乘記木廬山上有鍾
乳流出澗河上思村山弘君舉食檄云澗河獨穴之
鯉水經注江水左得湖口水通大湖又東合澗口水
考兩漢地理郡國志俱逸之惟沈宋書劉粹澗陽縣
男又荊州有澗陽子相晉安陸人朱伺求分安陸東
界為此縣則縣創宋時此前宜無聞也又溫公通鑑

姚弋仲據灑頭胡三省註云此清河之灑頭也水經注郝昭營陳倉城成諸葛亮圍之今灑水對亮城是與昭相禦處也則南北之內有二灑水矣

申曰廣韻灑水名在西陽水經注涓水東通灑水又曰江水東合灑口水上承沔水于安陸縣而東逕灑陽縣北晉書愍帝記建興二年杜弼別帥王真襲荊州刺史陶侃于林障侃奔灑中又曰朱伺字仲文安陸人為郡將督張昌之逆太守弓欽走灑口伺率部黨攻昌滅之

伺部曲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倡義討逆逆順有嫌求別
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為澠陽縣而貫馬又宋符瑞
志晉簡文帝時甘露降隨郡澠陽縣界桑木而劉粹傳
粹封澠陽是平劉毅後在義熙八年固晉時事且載記
冉閔攻襄國石祗遣使詣姚弋仲乞師弋仲遣子襄率
騎三萬八千至自澠頭何超音義曰澠音鬲通鑑似誤
然十六國春秋及魏書咸作澠頭又未知誰是搜神記
曰諒輔字漢儒廣漢人時夏枯旱輔以五官掾出禱山

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和調陰陽令天下否澁萬物枯
焦此澁字似有閉塞之義然或字譌以藝文所引聊燕
說之耳陳倉之澁疑亦誤書也

泰誓今文 湯武逸書

吹景集曰河內女子所獻泰誓一篇亦與古文不同
按史記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武王俯取
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為烏其色
赤其聲魄云索隱曰此已下至流為烏見今文泰誓

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玄
曰書說云烏有孝名武卒父大業故烏瑞臻赤者周
正色也索隱曰按今文泰誓流為鵬鵬鷺鳥也然則
今文泰誓唐初猶有存者即河內女子本也惜無從
見之又詩疏引泰誓曰師乃鼓譟前歌後舞格于上
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又引泰誓曰司馬在前漢書
引泰誓云立功立事劉歆三統歷論引今文泰誓云
丙午還師以上四則見玉海說苑引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

死附上而罔下者刑與聞國政而無益于民者退在
上位而不能進賢者逐墨子引泰誓曰小人見姦巧
乃聞不言也發罪鈞又引泰誓去發篇曰惡乎君子
天有顯德其行甚章惟我有周受之上帝毛詩注疏
鴻雁小序注引書曰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
疏云今泰誓文言天將有立聖德者為天下父母民
之得有善政有安居安居為重也漢郊祀志引泰誓
曰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理注今文泰

誓也

以上二則見學齋
佔畢史慶長繩祖

此皆古文不載者史記載湯

征亦逸書其詞云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伐之湯

曰子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

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湯曰

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又周本

紀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東觀兵至于盟津為文王

木主載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

自專乃告司馬司徒司空諸節齊粟信哉子無知以

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畢立賞罰以定其功遂興
師師尚父號曰總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按此
文語極爾雅今書不載豈亦書之逸篇耶并錄于此
申曰孔穎達虞書疏曰按尚書伏生所傳三十四篇謂
之今文則夏侯勝夏侯建歐陽和伯所傳及蔡邕所勒
石經是也鄭玄承其後所注皆同賈馬之學賈題曰古
文尚書云又書序疏曰史記伏生得尚書二十九篇以
教于齊魯之間則今之泰誓非初伏生所得按馬融云

秦誓得後鄭玄書論亦云民間得秦誓別錄曰武帝末
民有得秦誓書于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
皆起傳以教人則秦誓非伏生所傳而言二十九篇者
以司馬遷在武帝世見秦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傳
內故史總謂之也但伏生雖無此篇而書傳有八百諸
侯俱至盟津白魚入舟之事與秦誓同不知為是秦誓
出後後人加增此語也案王充論衡及後漢史獻帝黃
門侍郎房宏說宣帝時河內女子壞老屋得古文秦誓

三篇奏之今史漢書皆云伏生傳二十九篇則云宣帝時女子所得亦不可信而古今文不同者或于先有張霸之徒譌造泰誓以藏壁中故後得而惑世耳嬰按今論衡惟言得逸尚書一篇而疏云河內女子出古文泰誓伯厚必以今文泰誓出一女子是刻舛之論也又史記武王渡河之上其聲魄云之下各十餘語皆今文泰誓詞伯厚以小司馬之言遂不敢掇入矣詩疏在大明篇引司馬在前王肅曰司馬太公也漢書引立功立

事者郊祀志王商等議泰誓曰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
永年丕天之大律師古曰今文泰誓周書也丕奉也律
法也言正考古道而立事則可長年享有天下是則奉天
之大法也又平當上書引書曰正稽古建功立事可以
永年傳子無窮師古亦曰今文泰誓之辭墨子引泰誓
皆本古文于兼愛下引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
于四方顯于西土非命上曰泰誓曰紂夷處不肯祀上帝
鬼神禍厥先神禋不祀乃曰吾民有命無廖其務天亦

棄之縱而弗葆非命下曰太誓之言也于去發曰惡乎
君子天有顯德其行甚彰為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
命謂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上帝不常九有以
亡上帝不順祝降其喪惟我有周受之大帝昔者紂執
有命武王為泰誓去發以非之既稱太誓又云去發未
得其解然此皆在孔氏所傳中但或細衍其義或剪裁
其詞或錯綜其語以為古文不載非也至所採周本紀
則正今泰誓前段文裴駟集注于諸節下錄馬融曰諸

受符節有司也于號曰下錄鄭玄曰號令之軍法重者
蓋馬鄭亦皆注今文也嬰按坊記疏曰漢時別有尚書
逸篇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以下三篇之事今更尋之
復得數則并疏之

詩思文正義引曰惟四月太子發上祭于畢下至于孟
津之上太子發升舟白魚入于王舟王跪取出涖以燎
之至于五日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王屋流之為鵬其
色赤其聲魄五注以穀俱來注曰白魚入舟天之瑞也

魚無手足象紂無助今尚仁人在位未可伐也得白魚
之瑞即變稱王應天命定號也涖涯也王出于岸上燔
魚以祭變禮也五日燎後日數王屋所在之舍上流猶
變也鵬當為鴉鴉烏也燎後五日而有火為烏天報武
王以此瑞書說曰烏有孝名武王卒父業故烏瑞臻赤
周之正穀記后稷之德以上皆鄭玄注也又鄭注合符
后云五至猶五來

杜篤論都賦注引今文泰誓曰太子發升舟中流白魚

入于王舟王跪取出以燎羣公咸曰休哉休哉

漢書董仲舒對策曰書曰白魚入于王舟有火復于王屋流為烏周公曰復哉復哉顏師古注曰今文尚書泰誓之辭復歸也周公視火烏之瑞乃曰復哉復哉復報也言周有盛德故天報以此瑞也春秋繁露引尚書傳言周將興之時有大赤烏銜穀之種而集王屋之上者武王喜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

周禮大祝疏引泰誓云周公曰都茂哉子聞古先哲王

之格言太子發拜手稽首又引今文泰誓得火鳥使上

之瑞

附以周公書報誥于王王動色變又李善注范尚書來

引周書曰武王將渡河中流白魚入于王舟王俯取出溪
以祭不謀同辭不期同時一朝會武王于郊祀者八百
諸侯

史記齊太公世家曰武王即位九年欲東伐以觀諸侯

集否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把白旄以誓以誓論衡

作號其衆

曰蒼兕蒼兕摠爾衆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遂至盟津

諸侯不期而會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也武王曰未可還師與太公作此泰誓索隱曰按馬融曰蒼兕主舟楫官名此文上下並今文泰誓

幽通賦注引周書武王觀兵于盟津諸侯皆曰帝紂可伐矣武王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又魯頌正義云泰誓說十一年觀兵盟津之時八百諸侯皆曰受可伐王曰爾未知天意蓋有所未可也

論衡武王將誅紂哀而憐之故尚書曰予惟率夷憐爾

詩譜序正義曰泰誓說武王伐紂衆咸曰孜孜無怠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讀此則知大明疏之引泰誓與鴻雁注之引書蓋連語也然嬰以為此篇人各斷章家為摘句即鳩而合之未得成全璧也要是史臣記事之體誓衆之詞惟說苑稍見一斑

南雲東雲西雲北雲

吹景集曰晏元獻公詞雁過南雲行人迴淚眼根溪引南雲北雁語誤以江總為文通陸士龍贈曼季詩

聲播東汜響溢南雲又真誥東華靈妃歌云彈璈南
雲扇香風鼓錦波江令詩亦其餘唾然不獨南雲可
紀也阮嗣宗大人先生傳來東雲駕西風陶徵士答
龐參軍詩依依南楚邈邈西雲文通詩北雲疎征人
讀書不半袁豹妄甲乙古人諺所云少所見多所怪
見橐駝言馬腫背也余昔有西雲詩曰誰其俟公弋
延領留西雲但懷徑寸璜日與漁子羣客繆謂此語
可陵江匹阮殊過情差或免杜撰耳又閔康公引呂

覽有云雲氣西行水泉東流

申之曰心逐南雲逝形隨北雁來江總揚州九日詩也
然不獨一再見沈滿願昭君歎詩情寄南雲反思逐北
風還魯秀奉辭南平王曰近係南雲傾屬東日謝靈運
勸伐河北書注心南雲為日已久宋太祖北伐詩不覩
南雲陰但見胡風起陸雲九愁云眷南雲以興悲濛東
雨而涕零陸機思親賦曰指南雲以寄歎望歸風而效
誠又袁豹檄蜀文豈不朔誠南凱延首東雲此皆昔人

之緒言也唯西雲北雲作者罕及謝朓曲池歌曰浮雲
自西北江海思無窮梁簡文帝樂府浮雲西北起孔雀
東南飛虞世基初渡江詩無復東南氣空隨西北雲王
曹酬陸常侍詩何言西北雲復覲東南美則合西北為
詠也楊乂雲賦曰東西絡繹南北油裔鄭玄箋東門之
詩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也墨子曰夏后開使
翁難雉乙卜于白若之龜乙言兆之繇曰亨矣逢逢
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既成遷于三國則四方

之雲形矣然此語起于夏啓之時厥亦古哉

五觀

吹景集曰左傳夏有觀扈國語楚士疊云啓有五觀韋
昭注五觀啓子太康昆弟也酈道元水經注因之按書
五子歌惓惓先訓此五子者啓賢胤也何得以商均
管蔡況之王伯厚已有辨考竹書帝啓十一年放王
季子武觀沈約注武觀即五觀也十五年武觀復叛
彭伯壽征之乃來歸觀誠朱均之亞矣按漢東郡有

畔觀縣當由據觀以畔而名之耶

申之曰韓子亦曰啟有五觀云云武王所誅者皆父子兄弟之親以其害國傷民敗法圯類也古今人表太康兄弟五人號五觀夫此五觀者由歌詩考之則賢由史傳求之則不肖且五人中固應有一人徇義守正者而胡淪胥以逝耶竹書啟十一年放王季子武觀于西河謂之季子則武觀一人耳善長巨洋水注以五觀為啟子名曰名則非五人矣且未有五人而并封一邑者也

啟十五年武觀來歸間一年太康畋于洛表五子之歌
應在此時豈三年之內五人乍悖而乍賢耶又墨子非
樂引武觀曰啟乃淫溢康樂野于飲食將將銘菟磬以
力湛濁于酒渝食于野萬舞翼翼章聞于天天用弗
式此逸書也不知何指矣

眊字義

吹景集既徧搜眊字又廣推其義曰筆亦可名眊魏
辛昆云御史籒筆以奏不法如今者直備位眊筆耳

隋志令文官七品以上通眊之是也貂亦可名眊董
巴輿服志云內常侍加黃金附蟬眊尾謂之惠文冠
隋志云侍臣眊豐貂是也拂亦可名眊張敞晉東宮
舊事云皇太子納妃有白眊拂二枚南史婆利國主
坐金高座侍女持白眊拂及孔雀扇是也珠亦可名
眊北史吐谷渾得夸呂椎髻眊珠以皂為帽是也色
絲亦可名眊梁書貞惠世子以五色眊瓣鮑泉鬚是
也按梁書無此事出南史耳鳥羽俱可名眊沈佺期詩鸚鵡林中

彩毼分柳絮荻花亦可名毼內典翻譯名義集云兜羅
棉亦翻楊華或稱兜羅毼梁元帝春荻詩云非秋無
有毼未燒不生烟是也藤亦可為毼齊民要術云毼
藤大小如萍蒿蔓衍生人采取剝之以作毼是也據
服虔通俗文曰毛飾曰毼則凡絲羽華草之下垂者
並可以毼名矣毼之義于是乎大備

申之曰說文曰毼羽毛飾也毼為物飾而作毼之物與
所飾之物豈可據以毼名試舉吹景所遺難焉後漢書

宦者傳金銀罽施于犬馬又西南夷傳丹駝夷有旄
牛無角一名童牛肉重千斤毛可為毼宋書江夏王義
恭傳有司奏罽毼不得孔雀白氎則孔雀旄牛犬馬統
可名毼耶蜀志姜維每出北征羌胡每出馬牛羊氎毼
及義穀裨軍糧東宮舊事皇太子初拜有石山安車四
馬有毼幢鹵簿有黃旄南齊魏虜傳黑氊行殿輦邊三
郎曷刺真罽多白真毼梁書狼牙修國王出乘象有幡
旄旗鼓罩台蓋蠕蠕傳賜阿那環露絲銀纏罽二張並

白眊赤漆槩十張並白眊

吹景集
誤讀

隋禮儀志齊永明制

永露上施重屋樓樓寶鳳皇綴金鈴鑷珠璫玉蟀佩四
角金龍銜五綵眊帝皆省之唐禮儀志屬車左右廂第十
一行大鋌白眊青地雲花襖冒又夾轂隊三十人胡木
鞞眊蜀鎧懸鈴玄武幢次細稍十二孔雀為眊則玉輅
羶輦幢幡塑鋌鞞鎧鈴稍俱可以眊名耶南齊輿服志
玉輅斗蓋結仙人綬雜色真孔雀眊隋音樂志大業時
端門外列為戲場伎人為婦人服鳴環佩飾以花眊者

殆三萬人南蠻傳赤土國居僧祇城有門三重圖畫飛
仙仙人菩薩之像懸金花鈴眊則仙人伎人菩薩咸可
名眊也隋食貨志煬帝修旄旗羽儀之飾課天下州縣
凡皮革毛羽堪為斃眊者皆責焉

斃昌兩反
作斃非

吳時外國

傳黑白眊出天竺國古今注昔有神巫名曰寶眊能符
劾百鬼則豈獨毛羽可以眊名即皮革不可名眊乎予
博考數者中惟華鴝得名為眊何者郭璞江賦揚鳴眊擢
紫茸皆花也此為可證陳子良看羣公朝還詩迎風綵

眊轉照日綬花開眊花作儷蓋亦此解餘眊字皆當說為
纓綏流蘇之類至于眊筆眊貂眊蟬當與珥金珥銀同作
珥字文選六臣注珥挿也戴也執也又服也作眊字並誤
書耳後漢書注眊如志反從耳從毛廣雅眊而恭反從茸
從毛梁簡文山池詩飛艦飾羽眊長慢覆緹油此應為羽
眊眊字亦譌若武夷志慢亭之宴肴有名眊者注云音軟
水苔也蓋作上聲予觀嵇叔夜集向子期阮德如皆有相
難文故為遐周申之遐周聞此將無一大噓乎

商艾

四凶

艾千子評墨曰堯不誅四凶而舜誅之以是為堯舜之優劣陳大士章大力常言之此量天測海之論也考之于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所謂在位言居攝也孟子亦曰舜相堯二十有八載記舜之居攝三十年中其間人才之用舍奚止如漢文帝唐貞觀開元宋仁宗享國久而事多興廢沿革史不絕書者比

乎鯀之績用勿成僅九載耳九載之外堯能待舜之
即位至于三十年民之為魚也久矣而後堯之殂落
而乃不用之耶然則四凶之用也四凶之誅也皆在
堯之朝舜居攝之年堯總其成舜相之而已矣邇年
邪說盛行乃有此論真世道人心之憂也不容不辨
子有駁堯不誅四凶論刻出與海內共見之

商曰案國語太子晉曰有崇伯鯀播其淫心遂稱共工
之過堯用殛之于羽山左傳太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

門流四凶族又子產曰昔堯殛鯀于羽山大戴禮孔子
曰堯流共工于幽州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
蠻殺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鯀于羽山以變東夷莊
子曰堯于是放驩兜于崇山投三苗于三危流共工于
幽都此不勝天下也荀子議兵曰堯伐驩兜舜伐有苗
禹伐共工韓非子曰堯欲傳天下于舜鯀諫曰不祥哉
孰以天下傳之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于羽山
之郊共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于匹夫乎堯不聽又

舉兵而誅共工于幽之都于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
與舜淮南修務訓曰堯立孝慈仁舜使民如子弟放驩
兜于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流共工于幽州殛鯀于羽山
說苑曰堯誅四凶以懲惡漢書鮑宣書曰堯放四罪而
天下服後漢書樊儵曰唐堯大聖尚優游四凶之獄使
天下咸知然後殛罰又何休左氏膏肓曰孔子云蕩蕩
乎唯天為大唯堯則之今如左氏堯在位數十年久抑
元愷而不能舉養育凶人為民害而不能去則孔子稱

堯虛言也桀紂為惡一世則誅四凶歷世而無誅放易
云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虛言也曹植贊堯亦曰克平
共工萬國同塵

闕

又

何孟春餘冬序錄曰傳謂舜誅共鯀非也鯀之誅堯之
命也事非出堯則禹于舜為父讎禹事讎哉韓非有言
云云韓書不足據以理而斷之吾深然其言據此則古
以四凶為堯所去者多矣父子豈從其說乎然孔氏書
四罪疏云洪範曰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左傳僖三十三

年舜之興也殛鯀其舉也興禹襄二十一年又云鯀殛禹興此皆言殛鯀而後用禹是四罪在治水之前明是徵用時所行也鄭玄以為禹治水事畢乃流四凶王肅難云若用禹功成而後以鯀為無功殛之是舜用人子之功而流放其父則禹之勤勞適足使父致殛舜失五典克從之義禹陷三千莫大之罪矣而于左傳文十八年正義曰聖主莫過于堯審官王政所急大聖之朝不才總萃雖曰帝其難之復何甚也此四凶者才寔中品

雖行有不善未為大惡故能仕于聖世致位大官自非
聖舜登庸大禹致力則滔天之害未或可平以舜禹之
成功見此徒之多罪勲業既謝愆釁自生為聖所誅
其咎蓋大此似以元圭既告四愆乃除即孔氏亦不能
明也夫謂禹已奏功彼乃蔽罪誠為衛說顧謂徵用時
事則為不然何者虞書舜受終文祖類禋望徧巡狩方岳
始有四凶之誅孔安國曰終謂堯終帝位之事孔穎達
曰類禋望徧告受禪也夫禪則以位受矣孔子曰唐虞

禪自孟子而始言攝其後孔安國司馬遷之徒不得不從不知孟以辨博折羣言與尼父虞史之論不合也魏晉宋齊梁陳六代即祚咸作禪文欲以比德唐虞邇隆舜禹未聞禪後而漢獻魏真晉恭宋順齊寶融梁方智猶得干預新政也即以攝言之百官總已國命獨持周公之制禮作樂何曾復闕孺子孔子却萊夷誅少正曷嘗必告季桓宋繆之攝也宋之政與夷不與聞魯隱之攝也魯之事桓公不得問倘此既履藉聽斷而彼猶拱

手畫諾是為佐命之臣又非攝代之義矣相之與攝正不可同日而語孟子既言舜攝又言相堯亦自矛盾耳史記云堯薦舜于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據此則舜雖執權堯已巽位矣又云舜巡狩歸而言于帝請流四凶按堯求禪之年耄期逾六舜四巡而歸堯年九十有一矣豈少壯寬慈至此而乃慘礪少恩乎且既已避位又聞其政孟氏所謂二天子也鄭玄云舜不刑四人者以為堯臣不忍刑之此猶為舜解嘲亦可見四夷之

投堯不與聞矣王粲難太平論亦曰聖莫盛于堯而四
族凶佞帝舜因之而三苗叛戾而陸德明莊子音義乃
曰堯六十年放驩兜于崇山六十四年流共工于幽州
六十六年竄三苗于三危與虞書孟子史記又異不知
復何案據也夫古今之言六藝者折衷于仲尼之徒論
語曰舜有天下舉臯陶不仁者遠矣臯陶即八愷之庭
堅也不仁者遠非四凶之誅乎予反覆其事尚有可徵
者史記稱堯仁如天智如神其人蓋寬蕩意多嚴烈氣

少故熙績若采必咨臣岳菟慝雖集山藪自弘朝無刑
辟之官國無纓鞞之典及舜召試日陰未移娥英已降
三載始竟天下胥遷可謂悅賢如加膝去佞如拔山各
有當也至舜而英毅之風漸開精嚴之道兼用御大寶
兮守金鏡操太阿兮握魁柄故孔穎達以為舜自受終後
萬事皆自主之但行巡狩不稟堯命予謂不但是也踐
位之後勅命二十二人惟禹益垂夷岳牧咸薦其他十
有八人獨斷獨命不復詢謀至總師歸禹受神宗僅遣

征苗餘權弗假年百十餘蒼梧零陵翠華躬狩其聰明
神武古今莫並也自孔孟之書推美虞夏其後百家之
言如竹書云舜囚堯偃塞丹朱不使與父相見故拔地
志鄆城縣有囚堯城又有偃朱城史通引瑣語云舜放
堯于平陽其地有城曰囚堯韓非云瞽瞍為舜父而舜
放之象為舜弟而舜殺之放父殺弟不可為仁妻帝二
女而取天下不可為義越絕云堯有不慈之名舜有不
孝之行孔穎達又按世本堯是黃帝玄孫舜是黃帝八

代之孫堯女于舜之曾祖為四從姊妹以之為妻于義不可世本之言難信或者古道質故也此等書在今皆為誹謗聖人得罪名教學者口噤于誦耳畏于聞憤悻之徒懷疑滿腹雖有喙三尺不敢更端若此非一矣竊案呂氏春秋堯以天下讓舜鯀為諸侯怒于堯曰得天之道為帝得地之道為三公我今得地道而不為三公以堯為失論欲為亂比獸角為城舉其尾為旌召之不來仿佯于野舜于是殛之于羽山副之以吳刀書疏云

舜以側微起升上宰初來之時天下未服既行四罪故天下咸服用刑之當也予因思舜揚畎畝共驩之徒相與目攝不行意表之事不足奪天下之情諸人素官于朝威名久著附麗擁佑實繁有徒是時二八既登羽翼已備且羣牧羣后奉之于外五刑五宅裁之于內于是而四人分崩播越裔土矣咸服者蓋懾其用威未必欽其不濫也夫共工靜言象恭罪安所據驩兜舉人不用反與同辜崇伯績用弗成顧猶能障洪水為禹修功之

地乃皆使之流離囚錮畢命無人之鄉三苗之行孔穎
達云堯典無文先儒以左傳相考知是號饗食此亦以臆
疑人案博物志及郭璞山海經注堯以天下讓舜三苗
之君非之帝殺之有苗之民叛入南海為三苗國蓋亦
以議沮揖讓得戾新朝由此言之四罪之施當乎否與
且兜惟以保任共工一言櫻罪則鯀之用也四岳彊請
言愈切至海宇愁墊實岳之由是宜先為羽淵波臣而
終偃然南面豈非否德之讓意存媯汭克諧之對恩不

可忘特蓋其罪而不以宣與暮世加恩舉主至同罔極
四岳之貸實為濫觴也已太公始封于齊誅狂裔華士
營蕩潘趾亦四罪而齊人愆之豈其效舜之英威乎抑
諸家言禹治洪水三載功成于時已有八議之法矣流
沙既被羽山可返而不聞舜施議功之恩禹陳議親之
請者豈羽泉之熊已化遼東之鶴無歸與後世暱其門
生故吏又不同者亦千載之疑端也請更一揚榷之

增姚

莆中方言

吾鄉姚旅字園客作露書數十卷內載莆中方言數條余覺其未備聊因筆墨之間采諸所見而增之

增曰先王畫疆分野邦域既異語音必殊而岐海之聲
僖人每笑為閩語此不知音者也予閱經史言多有與
敝邑同者故掇拾以貽好事

莆人遇意外事而駭動者發聲輒云夥移史記陳勝故
人見殿屋帷帳曰夥頗涉之為王沉沉者索隱引服虔

曰楚人謂多曰夥又言頤者助聲之辭也謂涉為王宮
殿帷帳其物甚多驚之偉之故稱夥頤也

莆閨人嬌其稚子者發聲輒云詡畜按漢書京兆眉懽
孟康注曰懽音詡北方人謂媚好為之詡畜此二語蓋
閭巷恒言其出處乃爾雅如是且夥頤詡畜更可作一佳
對也

人物瘦瘠謂之眚本周禮大司馬職馮弱犯寡則眚之
鄭玄注曰眚猶人眚瘦也亦作省謝承漢書曰袞闕面

貌省瘦是也

掘土地中謂之窳本周禮小宗伯鄭氏注今南陽名穿地為窳聲如腐臍之臍

繫維人獸謂之僣淮南本經訓僣人之子女高誘注僣音鷄繫囚也

羹糜多溲謂之潑淮南子甚淖而潑高誘曰饘粥多潑者曰潑

浙米渟水謂之潘鄭玄王制注曰湯沐曰潘陸德明曰

芳袁反米汁也

炙物于火謂之別北齊書侯瑱任約攻郢州城中食少
人有死者即取其肉火別分噉

垢汙所觸謂之黥廣雅曰墨也於物反

單家呼父謂之爸廣雅曰步可反父也

謂寒涼憫戾為淒其本詩締兮綌兮淒其以風語也

謂縱任遊戲曰達挑蓋亦本詩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也

幼穉謂之倝本史記秦使徐福入海求神異物遣倝男

女三千人資之徐廣注引西京賦侏子萬童裴駟案薛
綜曰侏子童男女也

天從鐵因聲本周易毛詩讀也屈原九歌亦沖天與愁人
叶語來如釐本儀禮來女孝孫也漢書亦曰莫說詩匡
鼎來呼空如康盡也徐幹室思詩摧且傷與常飢空叶
年從禰因聲漢書武帝叙傳永年與百神叶馬從母果
聲潘岳西征賦為馬與寄坐叶

詮鍾

鼓缶

詩歸載逸詩云君子有酒小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鍾惺曰孔子刪詩不入三百篇者非必盡以詞理之佳惡為去取亦自有單詞錯簡不能成篇者存此以志其凡

詮曰嘗讀淮南子說林文有此非詩也又文子上德篇曰君子有酒小人鞭缶雖不可好亦可以醜鴻烈特取辛氏言耳何據以為尼父刪也

古諺古語

詩歸載古諺曰將飛者翼伏將奮者足跼將噬者爪
縮將文者且朴鍾伯敬云大好勝人所為譚元春云
將文者且朴至理也句法之妙妙在不與上三句相
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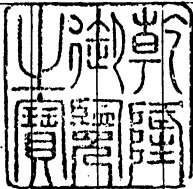
詮曰蔡洪化清經文也且朴下尚有伏龍非我馬白日
非我燭藏之埋之保此玄樸四語意林載化清經爪縮
下有將言者口默一句安在句法之不同也鍾以為古

語不知其出自松滋耳

松果

水經注河水南流潼澗關山因謂之潼關灌水注之
水出松果之上鍾伯敬鈔云水出松果之上奇境奇
語

詮曰山海經曰太華山東六十里曰松果之山護水出
焉北流注于渭則灌水當作護水而之上當作之山松
果山名伯敬評攅云然豈以為懸泉樹杪激波木末乎



卮林卷七